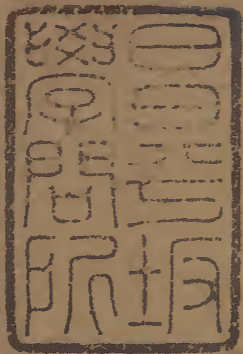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二百六十一之四



夷

百九

庫文閣内	
一五五函	三〇六九號
一二架	冊
	漢書類

庫文閣内	
三五七函	三〇六九號
三架	冊
	漢書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109)	
函號	367	5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一

左編

夷類

突厥

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嗣立華人多往依之契丹室

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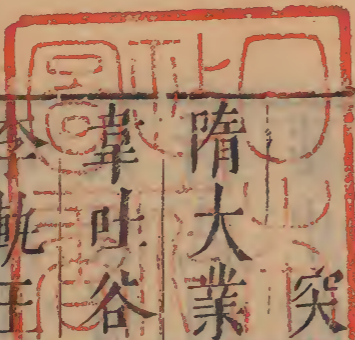
李軌王世克等崛起虎視悉臣尊之控弦且百萬高

帝平京師遂恃功多橫驕武德二年始畢自將度河

至夏州與梁師都合又佐劉武周以五百騎入句注

將侵太原會病死子幼不立以為泥步說使居東偏

淺草文庫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六十一

一

十古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爲處羅可汗處羅復妻隋義成  
公主遣使來告則又潛通王世充潞州總管李襲譽  
擊斬其使取牛羊萬餘處羅迎隋蕭皇后及齊王暕  
之子正道於竇建德所因立正道爲隋王奉隋後隋  
人沒者隸之行其正朔置百官屈定襄衆萬人秦王  
討武周處羅以弟步利設騎二千會并州三日多掠  
城中婦女明年謀取并州卜之不吉會天雨血三日  
國中犬夜羣號求之不見遂有疾公主餌以五石俄  
疽發歿主以子陋弱棄不立取其弟嗣爲頡利可汗  
頡利始爲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涼與連

和帝患之遣光祿卿宇文歆賂頡利使與舉絕隋五  
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城附虜歆并說還五原地  
皆見聽且發兵舉長遜所部會秦王軍太子建成議  
廢豐州并割榆中地於是處羅子郁射設以所部萬  
帳入處河南以靈州爲塞頡利又妻義成以始畢子  
突利可汗使居東義成揚諧女也其弟善經亦依突  
厥與王世克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往可汗兄弟  
爭國賴隋得復位子孫有國今天子非文帝後宜立  
正道以報隋厚德頡利然之故歲入寇然倚父兄餘  
貲兵銳馬多書辭悖慢頡利自將數萬騎與劉黑闥



合進擊忻州爲李高遷所破黑闥以突厥萬人擾山  
東又殘定州頡利未得志乃率十五萬騎入鴈門并  
州深鈔汾潞轉掠原霽間於是太子建成將兵出幽  
州道秦王將兵出蒲州道擊之頡利聞秦王且至引  
出塞王師還又明年與黑闥君璋等小小入寇定匡  
原朔等州與屯將相勝負帝遣太子建成復屯北邊  
秦王屯并州備虜久乃罷秦王縱反間於突利突利  
乃歸心不欲戰頡利亦無以疆之乃遣突利及特勒  
思摩請和帝許之突利遂自託於王爲昆弟帝見思  
摩引升御榻突厥旣歲盜邊或說帝曰虜數內寇者

以府庫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戎心止矣帝使中  
書侍郎宇文士及喻南山按行樊鄧將徙都焉羣臣  
贊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爲中國患未聞周漢爲遷  
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八年頡利攻靈  
朔與代州都督蘭暮戰新城暮敗績於是張瑾兵屯  
石嶺李高遷屯大谷秦王屯蒲州道初帝待突厥用  
敵國禮及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以紓吾  
邊今卒敗約朕將擊滅之母須姑息命有司更所與  
書爲詔九年攻原霽又圍涼州進犯涇原李靖與戰  
霽州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翔祥隴渭間平道將

遷



便橋之盟  
以此

軍柴紹破之於秦州斬一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  
虜得志則深入負則請和不恥也其七月頡利自將  
十萬騎襲武功京師戒嚴攻高陵尉遲敬德與戰涇  
陽獲侯斤烏沒啜斬首千餘級頡利遣謀臣執失思  
力入朝以覘我因夸說曰二可汗兵百萬今至矣太  
宗曰我與可汗嘗面約和爾則背之且義師之初爾  
父子身從我遺賜玉帛多至不可計何妄以兵入我  
都畿自夸盛疆耶今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請命蕭  
瑒封德彝諫帝不如禮遣之帝不許繫之門下省乃  
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

出玄武門幸滑上與可汗隔水語頡利引兵窺邊或  
請築古長城發兵乘塞帝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  
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不務德不畏天也  
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則焚今葬皆起  
墓背父祖命慢鬼神也與突利不睦內相攻殘不和  
於親也有是四者將亾矣當爲公等取之安在築障  
塞乎突厥俗素質畧頡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人委  
信之稍專國四年正月靖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  
利驚退牙磧口大酋康蘇密等以隋蕭皇后楊正道  
降或言中國人嘗密通書於后中書舍人楊文瓚請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勅治帝曰天下未一人或當思隋今反側既安何足  
治耶置勿勅頡利窘走保鐵山兵猶數萬命執失思  
力來陽爲哀言謝罪請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  
安修仁等持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  
之盡獲其衆頡利得千里馬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  
管張寶相擒之沙鉢羅設蘇尼失以衆降其衆不  
復定襄恒安地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  
廟詔隋亂華民多沒於虜遣使者以金帛贖男女八  
萬口還爲平民頡利不室處常設寄廬廷中久之  
不自憐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貌羸省帝見憐之以

號州負山多麋麋有射獵之娛乃拜爲刺史辭不往  
遂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帝曰昔啟民失國隋文  
帝不恡粟帛與士衆營護而存立之至始畢稍疆則  
以兵圍煬帝鴈門今其滅者殆背德忘義致然耶頡利  
子豐羅支有至性旣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預焉  
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嘆曰天  
稟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八年頡利死  
贈歸義王謚曰荒詔國人葬之從其禮火尸起冢灞  
東其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者頡利母婆施之勝臣  
也頡利始生以授渾邪至是哀慟乃自殺帝異之贈

義



八  
卷三  
中郎將命葬頡利冢旁詔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事於頡利渾邪之墓碑俄蘇尼失亦以死殉尼失者啟民可汗弟也初突利斂取無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霫等皆內屬頡利遣擊之又大敗衆騷離頡利囚箠之乃赦突利嘗自結於太宗及頡利衰驟追兵於突利不肯後因起相攻突利請入朝禮見良厚輟膳以賜之拜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及爲都督太宗敕曰而祖啓民破亾隋則復之棄德不報而父始畢反爲隋敵爾今窮來歸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鑒前敗也我使中國安爾宗族不亾故授爾都督母相侵掠

長爲我北藩突利頓首聽命後入朝死并州道中  
年二十九帝爲舉哀亦詔文本其墓子賀邏鶻嗣帝  
幸九成宮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衛陰結種人謀  
反劫賀邏鶻北還於是群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  
帝亦患之乃立阿史那思摩爲可汗賜氏李樹牙河  
北悉徙突厥還故地思摩頡利族人也始啟民奔隋  
積北諸部奉思摩爲可汗啟民歸國乃去可汗號性  
開敏善占對始畢處邏皆愛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  
史那種故但爲特勒而不得爲設武德初數以使者  
來高祖嘉其誠封和順郡王及諸部納款思摩獨留



處分

王者之心

與頡利俱擒太宗以為忠授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居河南徙懷化郡王及是將徙內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詔司農卿郭嗣本持節賜延陀書言中國禮義未始滅人國以頡利暴殘伐而取非貪其地與人也故處降部於河南薦草美泉利其畜牧衆日孳蕃今復以思摩為可汗還其故疆延陀受命在前長於突厥舉積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而境無相鈔犯有負約我自以兵誅之思摩乃行帝為置酒引思摩前曰蒔一草一木見其滋廡以為喜況我養爾部人息爾馬牛不減昔乎爾父母

墳墓在河北今復舊延故宴以慰行思摩泣下奉觴上萬歲壽於是趙郡王孝恭鴻臚卿劉善就思摩部築壇場河上拜受賜鼓纛薛延陀聞突厥之非恐其衆奔亡度積勒兵以待及使者至乃謝曰天子詔無相侵謹頓首奉詔居三年不能得其衆下多攜背思摩慙因入朝願留宿衛更拜右武衛將軍從伐遼中流矢帝為吮血卒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築墳象白道山為刊其勞碑於化州

薛延陀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襍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



陀在鐵勒諸部最雄長西突厥處羅可汗之殺鐵勒諸酋也其下往往叛去推莽苾哥楞為可汗據貪汗山奉薛延陀乙失鉢為可汗保燕末山而突厥射匱可汗復疆二部黠可汗號往臣之回紇同羅僕骨白霄在鬱督軍山者東附始畢可汗乙失鉢在金山者西役葉護可汗貞觀二年葉護死其國亂乙失鉢孫曰夷男率部帳七萬附頡利可汗後突厥衰夷男反攻頡利弱之於是諸姓多叛頡利歸之者其推為主夷男不敢當明年太宗方圖頡利遣游擊將軍喬師望僂路齋詔書鼓纛冊拜夷男為真珠毘伽可汗夷

夷男附頡利事改之殺虜

寵夷男太過

男已受命遣使謝歸方物乃樹牙鬱督軍山在京師西北六千里東靺鞨西葉護突厥南沙磧北居倫水地大眾附於是回紇等諸部莫不伏屬其弟統特勒入朝帝以精刀寶鞭賜之曰下有太過者以吾鞭鞭之夷男以為寵頡利可汗之滅塞隧空荒夷男率其部稍東保都尉犍山獨邏水之陰遠京師纔三千里而羸東室韋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蓋古匈奴地也勝兵二十萬以二子大度設突利失分將之號南北部七年間使者入朝帝恐後疆大為患欲剷其禍乃下詔拜其二子皆為小可汗十五年帝以李思摩為



可汗始渡河牙於漠南夷男惡之未發帝方幸洛陽將遂封泰山夷男與其下謀曰天子封泰山萬國皆助兵悉會行在邊陣空單思摩可取也乃使大度設勒兵二十萬南絕漠壁白道州率一兵得四馬擊思摩思摩走朔州言狀且請師帝敕諸將曰延陀度漠馬已疲夫用兵者見利疾進不利亟去今虜不急擊思摩又不速還勢必敗卿等勿與戰須其歸可擊也既而延陀使者來求與突厥平帝曰我約漠以北延陀制之漠以南突厥專之有輒相掠誅不赦延陀父事我而首違詔得非亂邪而曰與突厥和乃故約也

尚何請不報大度設次長城思摩已南走大度設度不可得乃遣人乘長城罵之適會李勣兵至行搃屬天遠率衆走赤柯度青山然道回遠勣選敢死士與突騎徑臘河趣白道及大度設尾之不置大度設顧不脫度諾真水陳以待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徒戰勝至是却騎不用率五人爲伍一執馬四前鬪令曰勝則騎而逐負者死沒其家以償戰士及戰突厥兵追延陀騰逐勣救之延陀縱射馬輒死勣乃以步士百人爲隊擣其罅虜潰部將薛萬徹率勁騎先收執馬者故延陀不能去斬首數千級



獲馬萬五千大度設亾去萬徹追弗及殘卒奔漠北  
勦還入定襄天子遣使者齎璽書勞問賞功卹死延  
陀之使留待命者帝悉還之曰歸語爾可汗爾自負  
其疆以突厥爲弱厚誅斂之又取首領以爲質且我  
爲天下主渠嘗賦發於爾邪後有利害當謹思毋遽  
也延陀乃遣使謝臯又遣其仲父沙鉢羅獻馬三千  
因請昏帝曰延陀本一俟斤我則立之度其立孰與  
頡利比而敢撓邊乎不許昏明年以使來益獻馬牛  
羊橐它固求昏帝與大臣計房玄齡曰不如和親帝  
曰善許以新興公主下嫁召突利失大享羣臣侍陳

忍許婚忽  
正婚政令  
無常非所  
示外夷

寶器奏慶善破陳盛樂及十部伎突利失頓首上千  
萬歲壽詔夷男親迎帝將幸靈州以成昏事夷男大  
喜訛曰我鐵勒部人耳上以我爲可汗公主以女我  
乘輿爲我幸邊誰與我榮乃搜賦諸下羊馬爲貲時  
帝詔有司受所獻延陀無府庫調斂於下不亟集又  
度磧水草乏馬羊多死納貢後期帝亦止行畜口耗  
死僅半議者謂禮不具而與昏恐後有輕中國心乃  
下詔絕昏謝其使夷男氣素索不發亦會病死始延  
陀請以庶子曳菴爲突利失可汗統東方嫡子拔灼  
爲肆葉護可汗統西方白道之役曳菴實爲之謀國



人多怨及會葬曳莽亟還部按灼分兵殺之自立爲  
可汗鐵勒諸國素伏延陀而咄摩支雖衰子尚臣畏  
之帝恐卒爲患詔勅等曰降則撫之叛則擊之勅至  
咄摩支大駭陰欲拒戰外好言乞降勅知之縱兵擊  
斬五千餘級係老孺三萬遂滅其國帝以延陀滅欲  
并契苾等降之復遣道宗率阿史那社爾等分部窮  
討帝幸霸州節度諸將於是鐵勒十一部皆歸命天  
子請內屬道宗等諭降回紇諸酋虜所遣使踵及帝  
行在凡數千人上言天至尊爲可汗世世以奴事死  
不恨帝割其地爲州縣北荒遂平諸姓有來朝者帝  
勞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爲爾深廣之又曰我  
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樂樂之如驥尾受蒼蠅  
可使日千里也

回紇

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鐵勒其  
部落曰回紇薛延陀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  
羅等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其人驍疆初無酋長  
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  
力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哀責其財旣又恐其怨則  
集渠豪數百悉阬之回紇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



以五子破  
十萬勇也  
附延陀智

自為俟斤有時健俟斤者眾始推為君長子曰菩薩  
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故下皆畏附時健死菩薩立  
回紇繇是寢盛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遣騎  
十萬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鬣山追北至天  
山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繇是附薛延陀相唇齒貞  
觀三年始來朝獻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紇薛延陀為  
最雄疆菩薩死其酋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  
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遣使者獻款大  
為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  
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其下屬駭鳥散不知所之

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有詔張飲高  
引見渠長等以唐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天子  
方招寵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办珍器賜之帝坐  
秘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坵置朱提瓶其上潛泉浮  
酒自左閣通坵趾注之瓶轉受百斛鏹盃回紇數千  
人飲畢尚不能半乃詔磧南鷓鴣泉之陽置過郵六  
十八所具羣馬潼肉待使客歲內貂皮為賦乃拜吐  
迷度為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置官  
吏壹似突厥吐迷度兄子烏紇<sub>處分</sub>吐迷度之妻遂謀  
亂領騎夜劫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遣使



給烏紇許白爲都督，烏紇不疑，卽往謝。因斬以徇。帝擢吐迷度子婆閏左驍衛大將軍，襲父所領。武后時，突厥默啜方疆取鐵勒故地，回紇度磧徙甘涼間。然唐常取壯騎佐赤水軍云。肅宗卽位，使者來請助討。祿山帝詔燉煌郡王承家與約，而令僕固懷恩送王。因召其兵，可汗喜以可敦妹爲女妻。承家遣渠領來請和，親帝欲固其心，卽封虜女爲毘伽公主。於是可汗自將，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會。帝因册毘伽公主爲王妃，擢承家宗正卿，可汗亦封承家爲葉護，給四節，令與其葉護共將。帝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爲昆弟。

葉護大喜，使首領達干等先到扶風。見子儀，子儀犒飲三日。葉護辭曰：國多難，我助討，逆何敢食。因命乃留。旣行，日賜牛四十角，羊八百蹄，米四十斛，香積之戰。陳澧上賊詭伏騎於王師左將襲我僕固懷恩。麾回紇馳之，盡翦其伏，乃出賊背，與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夾攻之。賊大敗，進攻長安。懷恩率回紇南蠻大食衆繚都而南，壁漣東。進次陝西，戰新店。初，回紇至曲沃，葉護遣將芻南山東，出搜賊伏谷中，殲之。營山陰，子儀等與賊戰，傾軍逐北，亂而卻。回紇望見，卽踰西嶺，曳旗趨賊，出其後。賊反顧，遂大潰。嚴莊挾安

此詩節制  
之師足以



制其死命也

慶緒棄東京北度河，回紇大掠東都三日，姦人導之。府庫窮殫，廣平王欲止不可，而耆老以繒錦萬匹賂回紇，止不剽。葉護還京師，帝遣羣臣勞之，長樂詔進司空、爵忠義王，歲給絹二萬匹，使至朔方軍受賜。乾元元年，回紇使者與黑衣大食酋等俱朝，爭長，有司使異門並進，又使請昏許之。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卽册磨延啜為毘伽可汗。詔漢中郡王瑀攝御史大夫為册命使，帝餞公主，因幸咸陽，數慰勉。主泣曰：「國方多事，死不恨，瑀至虜，而可汗胡帽赭袍，坐帳中，儀衛光嚴，引瑀立帳外，問曰：『天王可汗何屬？』瑀曰：『從

昆弟也。』時中人雷霧俊立瑀上，又問立王上者為誰？瑀曰：「中人也。」可汗曰：「中人奴爾。」顧立郎上乎？靈俊趨下，於是引瑀入，瑀不拜。可汗曰：「見國君禮無不拜。」瑀曰：「天子顧可汗有功，以愛女結好，比中國與夷狄昏，皆宗室子，今寧國乃帝王女，有德容，萬里來降，可汗天子婿，當以禮見，安踞受詔。」邪可汗慙，乃起奉詔拜受册。翊日，尊主為可敦，俄而可汗歿，國人欲以公主殉。主曰：「中國人壻死，朝夕臨喪，期三年，回紇萬里結昏，本慕中國，吾不可以殉。」乃止。然釐面哭，亦從其俗。云後以無子得還，代宗卽位，詔以雍王為天下兵馬

公主有略



元帥與諸節度使會陝州時可汗壁陝州北王往見之可汗責王不蹈舞子昂辭曰王嫡皇孫二宮在殯禮不可以蹈舞回紇廷詰曰可汗爲唐天子弟於王叔父行也容有不蹈舞乎子昂固拒卽言元帥唐太子也將君中國而可蹈舞見可汗哉回紇君臣度不能屈卽引子昂韋魏少華琚榜之百少華琚一夕死王還營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於是懷恩與虜左殺爲先驅史朝義使反間左殺執以獻與諸將同擊賊戰橫水走之進收東都可汗使拔賀那賀天子獻朝義旗物雍王還靈寶可汗屯河陽留三月屯旁人困於剽辱僕固瑒率回紇兵與朝義挈戰蹀血二千里梟其首河北悉平懷恩道相州西山崢口還屯可汗出澤潞與懷恩會道太原去初回紇至東京放兵數剽保聖善白馬二祠浮屠避之回紇怒火浮屠殺萬餘人及是益橫詬折官吏至以兵夜斫舍光門入鴻臚寺永泰初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虜爭長回紇首領潛詣涇陽見郭子儀請改事子儀率麾下叩回紇營回紇曰願見令公子儀出旗門回紇曰請釋甲子儀便脫蓑鍪槍甲策馬挺身而前酋長相顧曰真是公矣酋長



下馬拜子儀亦下見之虜數百環視子儀麾下亦至  
子儀麾左右使卻且命酒與飲遺以纏頭絲三千召  
可汗弟合胡祿等執手因讓曰上念回紇功報爾固  
厚何負而來今卽與汝戰何遽降也我一身挺入汝  
營任汝拘繫我麾下將士須與汝戰酋長讐服曰懷  
恩詭我曰唐天子南走公見廢是以來今天可汗在  
公無恙吾等願還擊吐蕃以報厚恩然懷恩子可敦  
弟也願赦死於是子儀持酒胡祿請盟而飲子儀曰  
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二國將相如之有如  
負約身死行陣家屠戮方是時虜宰相莫賀達干等  
聞言皆奪氣酒至其所輒曰無易公誓明年以懷恩  
幼女爲崇徽公主繼室兵部侍郎李涵持節冊拜可  
敦賜繒絲二萬是時財用屈稅公卿羸索它給行宰  
相錢中渭橋回紇之留京師者曹輩掠女子於市引  
騎犯合光門皇城皆闔詔劉清潭慰止復出暴市物  
奪長安令邵說馬有司不敢訶詰自乾元後益負功  
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緡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躡留  
舍鴻臚駘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以  
萬馬來帝不忍重煩民爲償六千德宗立使人告喪  
且修好時九姓胡勸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師向塞見



使者乃爲禮，宰相莫賀達于口，唐大國無負於我。前日入太原，取羊馬數萬比及國，亡耗略盡。今舉國遠闕，有如不捷，將安歸？可汗不聽，莫賀怒，因擊殺之。卽自立爲合骨咄祿可汗，使長建達于從使者入朝。建中元年，詔京兆少尹源休持節冊頓莫賀爲武義武功，可汗源休至，可汗令大臣具車馬出迎，其大相頡干迦斯跏坐，責休等殺突董。休言：「臣與張光晟鬪死，非天子命，休等幾死，留五旬，卒不見可汗。」可汗傳謂休曰：「國人皆欲爾死，我獨不然。突董等已亾，今又殺爾，猶以血濯血，徒益汗，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爲

厚賜以媿之竟成券

我言有司所負馬直一百八十萬，可速償。我遣將軍康赤心等隨休來朝，帝隱忍，賜以金繒。後三年，使使者獻方物，請和親，約用開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稱臣，使來者不過二百，市馬不過千，不以唐人出塞，亦無不可者。帝曰：「善。」乃許降公主。回紇亦請如約，詔咸安公主下嫁。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爲兄弟，今壻半子也。請易回紇曰：「回鶻。」帝欲饗回鶻公主，問禮於李泌。對曰：「肅宗於燉煌王爲從祖兄，回鶻妻以女，見帝於彭原，獨拜廷下。帝呼曰：『婦而不名，嫂也。』於是引回鶻公主入銀臺門，長公主三人候諸內，譯史傳導，拜



此後李緒  
李德裕處  
分其善別  
載

必答帝盡建咸安公主官屬視王府懿宗時大酋僕  
固俊自北廷擊吐蕃斬論尚熱盡取西川輪臺等城  
使來獻俘昭宗幸鳳翔靈州節度使韓遜表四鵲請  
率兵赴難翰林學士韓偓曰虜為國仇舊矣自會昌  
時伺邊羽翼未成不得逞今乘我危已冀幸不可開  
也遂格不報

吐谷渾

吐谷渾居甘松山之陽洮水之西南抵白蘭地數千  
里有城郭不居也隨水草帳室肉糧其官有長史司  
馬將軍王公僕射尚書郎中蓋慕諸華為之有青海

者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須水合游乳馬其上明年  
駒號龍種嘗得波斯馬牧於海生驄駒日步千里故  
稱青海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  
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氊蔽鼻口乃  
無恙隋時其王慕容伏允號步薩鉢嘗寇邊煬帝遣  
鐵勒敗之壁西平復命觀王雍破其眾伏允以數十  
騎入泥嶺亡去仙頭王率男女十餘萬降置郡縣鎮  
戍以長子順為質因王之統餘眾俄追還伏允客党  
項隋亂因得復故地唐高祖受命順自江都還長安  
于時李軌據涼州帝乃約伏允和令擊軌自效當護



送順伏允喜引兵與軌戰庫門交綏止卽遣使請順  
帝遣之順至號爲太寧王太宗時伏允遣使者入朝  
未還卽寇鄴州帝遣使者讓且召伏允以疾爲解而  
爲子求婚驗帝意帝召子親迎亦稱疾有詔止婚遣  
中郎將康處真臨諭又掠岷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  
伏允謀入磧疲唐兵燒野草故靖馬多饑候君集曰  
向者段志玄至鄴州吐谷渾兵輒傳城彼國方完逆  
衆用命也今虜大敗斥候無所君臣相失我乘其困  
可以得志柏海雖遠可跋而至也李靖曰善分二軍  
伏允走圓倫磧將奔于闐薛萬均督銳騎追亾數百  
里又破之將士乏水刺馬飲血君集王道宗行空荒  
二千里盛夏降霜乏水草士糜米馬秣雪閱月次星  
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執失思力馳破  
虜車重兩軍會於大非川破邏真谷順之質隋爲金  
紫光祿大夫伏允立其弟爲太子順歸常怏怏自以  
失位欲以功自結天子乃斬天柱王舉國降伏允懼  
引千餘騎遁磧中衆稍亾從者纔萬騎窮無聊卽自  
經死國人立順爲君稱臣內附詔封西平郡王號甘  
豆可汗順久質華國人不附卒爲下所殺立其子燕  
王諾曷鉢諾曷鉢幼詔侯君集就經紀之始請頒曆



及子弟入侍，詔封諾曷鉢河源郡王，號勒豆可汗。諾曷鉢身入謝，遂請婚，獻馬牛羊萬。比年入朝，乃以宗室女爲弘化公主，妻之高宗。立以主故，拜駙馬都尉。又獻名馬，帝問馬種，性使者曰：「國中最良者。」帝曰：「良馬人所愛，詔還其馬。」公主表請入朝，遣驍衛將軍鮮于臣濟迎之。十一月，及諾曷鉢至京師，帝又以宗室女金城縣主妻其長子蘇度末，拜左領軍衛大將軍。久之，度末死，主與其子右武衛大將軍梁漢王闥盧模末來請婚，帝以宗室女金明縣主妻之。旣而與吐蕃相攻，上書相曲直，並來請師，帝兩不許。諾曷鉢以

吐蕃盛勢不抗，而鄯州地狹，又徙靈州。帝爲置安樂州，卽拜刺史，欲其安。且樂云：「諾曷鉢死，子忠立，忠死，子宣超立。」聖曆三年，拜左豹韜員外大將軍，襲故可汗號。餘部請涼、甘肅、沙等州降，宰相張錫與右武衛大將軍唐休璟議徙其人於秦隴，豐霧間令不得畔。去涼州都督郭元振，以爲吐谷渾近秦隴，則與監牧襍處，置豐靈，又邇默啜，假在諸華，亦不遽移其性也。歲遣鎮遏使者與宣超兄弟撫護之，無令相侵奪，生業固矣。貞元十四年，以朔方節度副使慕容復爲長樂都督，青海國王襲可汗號，復死，停襲吐谷渾自晉







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羗云其俗謂疆雄曰贊  
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其官有大相副相曰大  
論小論又有內大相曰論莽熱地有君長曰葉宗弄  
贊其爲人慷慨才雄常驅野馬犛牛馳刺之以爲樂  
西域諸國共臣之太宗貞觀八年始遣使者來朝帝  
遣行人下書臨撫弄贊聞突厥吐谷渾並得尚公主  
乃遣使齎幣求婚帝不許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  
厚幾得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遂不許殆有以間我  
乎弄贊怒率羊同共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抗走青  
海之陰盡取其貲畜又攻党項白蘭羗破之勒兵二  
十萬入寇松州命使者貢金甲且言迎公主謂左右  
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韓威輕出覘賊反爲所  
敗屬羗大擾皆叛以應賊乃詔吏部尚書侯君集爲  
行軍大總管率步騎五萬進討自松州夜襲其營斬  
首千級初弄贊東寇連歲不解其大臣請返國不聽  
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懼引而去以使者來謝罪  
固請昏許之遣大論薛祿東贊獻黃金五千兩它寶  
稱是以爲聘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  
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源王之國弄贊率兵次栢海  
親迎見道宗執壻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媿



沮歸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為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遂立官室以居公主惡國人楮面弄贊下令國中禁之自獮毘闐襲統緒為華風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帝伐遼還使祿東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並臣治之高麗恃遠弗率於禮天子自將度遼隳城陷陳日凱旋雖鴈飛于天無是之速夫鶩猶鴈也臣謹治黃金為鶩以獻其高七尺中實酒二斛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西域為中天竺所鈔弄贊發精兵從玄策討破之來獻俘高祖即位弄贊獻金器十五種以

薦昭陵進封寶王賜餉蕃渥又請蠶種酒人與碾磑等諸工詔許之永徽初弄贊死無子立其孫幼不事故祿東贊相其國初太宗既許降文成公主贊普使祿東贊來迎召見顧問進對合吉太宗禮之有異諸蕃乃拜祿東贊為右衛大將軍又以琅琊長公主外孫女段氏妻之祿贊東辭曰臣本國有婦父母所聘情不忍乖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安敢輒娶太宗嘉之欲撫以厚恩雖奇其答而不遂其請有子曰欽陵曰贊婆祿東贊歿而兄弟並當國自是歲入邊盡破有諸羗羈縻十二州十八州率于闐取龜茲撥換城



突功

於是安西四鎮並廢。詔將軍薛仁貴為邏娑道總管，出討吐蕃，拜護吐谷渾還國師，凡十餘萬，至大非川，為欽陵所拒。王師敗績，遂滅吐谷渾，而盡有其地。儀鳳四年，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欽陵復擅政。永昌三年，詔王孝傑為武威道總管，唐休璟擊吐蕃，大破其眾，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議者請廢四鎮，勿有也。右史崔融獻議曰：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據兩關，斷匈奴右臂，稍稍度河湟，築令居以絕南羗。於是障候亭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筭緡法，稅舟車。

榷酒酤。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長鼓右驅，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憺南羗。南羗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渡而北，則伊西北，延安西，諸蕃悉亾。議乃格。欽陵遣使者隨郭元振入請和，親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為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四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



望未絕。則善矣。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欽陵方提兵居外。贊普託言獵。即勒兵執其親黨二千餘人。殺之。發使者。召欽陵。贊婆。欽陵不受命。贊普自討之。未戰。欽陵兵潰。乃自殺。左右殉而死者百餘人。贊婆以所部及兄子莽部支等款塞。明年乃獻馬黃金求昏。而虜南屬帳皆叛。贊普自討。於軍。諸子爭立。國

請昏遂請  
地此端人  
不可開

人立棄隸。蹈贊為贊普。始七歲。使者來告喪。且求盟。又使大臣悉董熟。固求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為金城公主。妻之。詔左衛大將軍楊矩持節送公主至吐蕃。自築城以居。拜矩鄯州都督。吐蕃外雖和。而陰銜怒。即厚餉矩。請河西九曲為公主湯沐。矩表與其地。自是虜益張。雄易入寇。玄宗開元二年。其相盞達延上書宰相。請載盟文定境於河源。未及定。盞達延將兵十萬寇臨洮。入攻蘭渭。掠監馬。楊矩懼自殺。有詔薛訥為隴右防禦使。與王駿等并力擊。帝怒。下詔自將討之。會駿等戰武階。駿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



得人

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應之虜以爲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街去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駿復夜出兵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軍合同追奔至洮水復戰於長城堡又敗之斬首萬七千衆奔突不能去相枕藉洮水爲不流帝乃罷行宰相建言吐蕃本以河爲境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置獨山九曲二軍距積石二百里今旣負約請毀橋復守河如約詔可金城公主上書求聽修好且言贊普君臣欲與天子共署誓刻吐蕃又遣使者上書請新誓帝謂昔已和親有成

言尋前盟可矣不許復誓自是歲朝貢不犯邊十年攻小勃律國其王沒謹怛詒書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曰勃律唐西門失之則四方諸國皆墮吐蕃都護圖之孝嵩聽許遣疏勒副使張思禮以步騎四千晝夜馳與謹怛兵夾擊吐蕃死者數萬多取鎧仗馬羊復九城故地後二年吐蕃將悉諾邏兵入大斗拔谷遂攻甘州火鄉聚王君奐勒兵避其銳不戰會大雪吐蕃輒凍如積乃踰積石軍趨西道以歸君奐豫遣諜出塞燒野草皆盡悉諾邏頓大非川無所牧馬歿過半會君奐爲回紇所殺功不遂帝乃用蕭嵩爲河西



妙

鈔

節度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餘衆築  
故城板幹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鬪志  
守珪曰彼衆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  
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  
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  
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爲都督府以  
守珪爲都督悉諾邏威名甚盛蕭嵩縱反問於吐蕃  
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吐蕃  
數敗而懼屢請和親於是忠王友皇甫惟明並言約  
和便帝曰贊普向上書悖慢朕必滅之母議和惟明

曰贊普幼是必邊將好功之人爲之以激怒陛下  
且二國交惡必興師興則隱盜財利詐功級希陛  
下過賞以甘心焉此皆奸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今  
河西隴右貲耗力窮陛下幸詔金城公主許贊普約  
以紓邊患息民之上策也帝采其言敕惟明及中人  
張元方往聘以書賜公主惟明見贊普言天子意贊  
普大喜因悉出貞觀以來書詔示惟明厚饋獻使各  
悉臘隨使者入朝奉表使者至帝御前殿列羽林仗  
內之悉臘略通華文旣晏與語禮甚厚賜紫服金魚  
悉臘受服辭魚曰國無是不敢當帝遣御史大夫崔



琳報聘吐蕃又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嶺宰相  
裴光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爲  
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又請五經正字裴光庭等奏  
吐蕃龔昧頑翬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  
之慚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  
亦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金城公主薨明年爲發  
哀天寶六載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  
將哥舒翰爲大將軍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  
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  
虜至斷其後大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

得八

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  
吐蕃舉國守之今類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克臣恐  
所得不如所亾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  
之上意不快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玉及其旁二十餘  
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  
制以安西副都護高仙芝爲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  
之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爲三道期  
以七月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吐蕃有兵近萬人  
不意唐兵猝至太驚依山拒戰礮檣如雨仙芝以郎  
將李嗣業爲陌刀將令之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

得八



業執一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  
斬首五千級捕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  
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千  
守其城復進三日至堪駒嶺千峻阪四十餘里前有  
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  
爲阿弩越城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  
藤橋已斫斷矣娑夷卽弱水也其水不能勝草芥藤  
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  
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  
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  
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繒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  
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  
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  
人藤橋去城猶六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  
吐蕃大至已無及矣藤橋濶盡一矢力修之期年乃  
成八月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唐士卒  
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是時吐蕃與南詔蠻閩  
羅鳳聯兵攻瀘南劍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姦罔上自  
言破蠻衆六萬於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獻俘口哥  
舒翰破洪濟大漠門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縣於是



置神策軍於臨洮西洮河郡於積石西及完秀軍以實河曲後二年蘇毗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姓李氏蘇毗疆部也是歲贊普死子淳悉籠臘贊嗣遣使者修好詔京兆少尹崔光遠持節齎冊帛祠還貞觀中李靖破吐谷渾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爾開西域置四鎮於是歲調山東丁男為戍卒繒帛為軍資有屯田以資糗糧牧使以斂羊馬大軍萬人小軍千人烽戍邏卒萬里相繼隴右鄯州為節度河西涼州為節度安西北庭亦置節度關內則於靈州置朔方節度又有受降城單于都護庭為之藩衛及潼關

高暉降虜

失守河洛阻兵於是盡徵河隴朔方之將鎮兵入靖國難謂之行營曩時軍營邊州無備預矣至德初取雋州及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其明年使使來請討賊且修好然歲內侵取廓岷等州及河源莫門軍使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譎姑務紓患乃詔宰相郭子儀蕭華等與盟代宗幸陝高暉導虜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為帝改元擅作赦令置官吏郭子儀退軍南保商州吐蕃居城十五日退官軍收上都以郭子儀為留守初車駕東幸衣冠戚里盡南投荆襄及隱窟山谷於是六軍將士持兵剽劫所在阻絕郭子儀領部



曲數百人及其妻子僕從南入牛心谷馳馬車牛數百兩子儀遲留未知所適行軍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監察御史李萼謂子儀曰令公身為元帥主上蒙塵于外國家之事一至於此今吐蕃之勢日逼豈可懷安於谷中何不南趨商州漸赴行在子儀遽從之延昌曰吐蕃知令公南行必分兵來逼若當大路事印危矣不如取王山路而去出其不意子儀又從之延昌與李萼皆從子儀子儀之隊千餘人山路狹隘連延百餘里人不得馳延昌與萼恐狹徑被追前後不相救至倒迴口遂與子儀別行踰絕澗登七盤趨

二人好作  
事子儀亦  
大得其力

于商州先是六軍將張知節與麾下數百人自城奔于商州大掠避難朝官士庶及居人資財鞍馬已有日矣延昌與萼既至說知節曰將軍身掌禁兵軍敗而不赴行在又恣其下虜掠何所歸乎今郭令公元帥也已欲至洛南將軍若整頓士卒喻以禍福請令公來撫之以圖收長安此則將軍非常之功也知節大悅其時諸軍將臧希讓高昇彭體盈李惟誥等數人各有部曲率其數十騎相次而至又從其計皆相率為軍約不侵暴延昌留于軍中至約萼以數騎往迎子儀去洛南十餘里及之遂與子儀迴至商州諸



更得一仲  
卿

將大喜皆遵其約束吐蕃將入京師前光祿卿殷仲卿逃難而出鞍馬衣服盡為土賊所掠仲卿至藍田糾合散兵及諸驍勇願從者百餘人南保藍田以拒吐蕃其衆漸振至于千人子儀既至商州未知仲卿之舉募人往探賊勢羽林將軍長孫全緒請行以二百騎隸之又令太子賓客第五琦攝京兆尹同收長安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廣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仲卿探知官軍其勢益壯遂相為表裏以狀聞于子儀仲卿二百餘騎遊奕直渡漣水吐蕃懼問百姓百姓皆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領衆却收長安大軍不知其數賊以為然遂抽軍而還餘衆尚在城軍撫王撫及御史大夫王仲昇頰兵自苑中入椎鼓大呼仲卿之師又入城吐蕃皆奔走乃收上都郭子儀乘之鼓行入長安人心乃安吐蕃退圍鳳翔節度孫志直閉門拒之吐蕃圍守數日會鎮西節度兼御史中丞馬璘領精騎千餘自河西救楊志烈迴引兵入城遲明單騎持滿直衝賊衆左右願從者百餘騎璘奮擊大呼賊徒披靡無敢當者賊疲而歸賊衆恃其驍勇翌日又逼城請戰璘被甲開懸門賊乃抽退皆曰此將不惜死不可當且避又復屯原會成渭



殺高暉

之地子儀之入長安也高暉東奔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殺之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天子還京永泰元年吐蕃請和詔宰相元載杜鴻漸與虜使者同盟懷恩不得志導虜與回紇党項羗渾奴刺犯邊吐蕃大猶尚結贊等衆二十萬至醴泉奉天邠將白孝德不能抗任敷以兵畧鳳翔盩厔於是京師戒嚴朔方兵馬使渾日進屯奉天詔子儀以河中兵屯涇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墊屋李抱真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率六軍屯于苑吐蕃逼奉天日

進以單騎馳之士二百踵進左右擊刺射皆應弦仆虜大驚辟易曰進挾虜一將躍出舉軍望而譟士還無一矢着身者明日薄城日進發機石勁弩故兵多歿凡三日虜斂軍入壁日進知虜曲折即斫其營斬千餘級生擒五百又戰馬嵬凡七日破賊萬人斬首五千獲馬橐它幟械甚衆帝欲自討賊下詔大搜馬京師始置團練都人震擾鑿垣亡去者十八會懷恩歿虜謀無主遂與回紇爭長回紇怒請子儀請擊吐蕃自効子儀許之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於靈臺西大破之降僕固名臣帝乃班師德宗即位先內靖方



鎮顧歲與虜角其亾獲相償欲以德綏懷之遣太常少卿韋倫持節歸其俘五百厚給衣褚切敕遣吏護亭障無輒侵虜地吐蕃始聞未信使者入境乃皆感畏是時乞立贊為贊普曰我乃有詐謹三恨不知天子喪不及弔一也山陵不及賻二也不知舅即位而發兵攻靈州入扶文侵灌口三也即發使者隨倫入朝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贊普猥曰我與唐舅甥國詔書乃用臣禮卑我又請雲州西盡賀蘭山為吐蕃境邀漢衡奏天子乃遣入蕃使判官常魯與論悉諾羅入朝道贊普語且引景龍詔書曰唐使至甥先為

頗似宋

盟蕃使至舅亦將親盟贊普曰其禮本均帝許之以獻為進賜為寄領取為領之以前宰相楊炎不通故事為解并約地於賀蘭帝命宰相尚書與虜使者盟長安而清水之約疆場不定復令漢衡決於贊普乃克盟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界之會大疫虜輒引去及泚平責先約求地天子薄其勞第賜詔書償結贊莽羅等帛萬匹於是虜以為怨貞元二年詔倉部郎中趙德往使而虜已犯涇隴邠寧掠人畜敗田稼內州皆閉壁游騎至好時又遣左監門將軍康成使于吐蕃鳳翔李晟遣部將王佖夜襲賊營率驍



勇三千人入汧陽，賊之曰：賊之大衆，當過城下，慎無擊其首尾。首尾雖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之，汝必受其弊。但候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出其不意，乃是奇功。倂如其言，出擊之。賊衆果敗。副將史廷玉力戰死之。又寇鳳翔城下，李晟出兵禦之。一夕而退。天子以邊人殘沒，下詔避正殿，痛自咎。詔駱元光、經略鹽夏，結贊得鹽夏皆戍，以兵乃自屯鳴沙。然饋餉數困，於是駱元光、韓游瓌濱塞而屯。馬贊曰：希全守靈州，有分地，不可以越境觀。既徙官以

渾滅爲盟會，使約五月盟清水，使先效二州以驗虜信。贊辭清水非吉地，請會原州之土梨樹，乃歸二州。天子從之。渾瑊與尚結贊會於平涼，初瑊與結贊約以兵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及將盟，又約各益遊軍相覘伺。結贊擁精騎數萬於壇西，蕃之遊軍貫穿我師。瑊之將梁奉真率六十騎爲遊軍，纔至蕃中，皆被執留。瑊不虞也。結贊又遣人請瑊曰：請侍中以下服衣冠劍佩，以俟命。蓋誘其下馬將劫持之。瑊與崔漢衡監軍特進朱鳳朝等皆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贊命伐鼓三聲，其衆呼譟而至。瑊遽

賊不知變  
耶似輸一  
籌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五  
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歸時馬不加銜。城伏於  
鬣而手加之。凡馳十餘里。銜方及口。故追騎之矢遇  
而不傷焉。唯城之裨將辛榮。招合數百人。據北阜與  
賊接戰。須臾賊衆四合。榮力屈而降。鳳朝及城判官  
韓奔。並爲亂兵所殺。漢衡及中官劉延邕。俱文殄及  
神策鳳翔河東大將孟日華等六十餘人。皆陷焉。餘  
將士及夫役死者四五百人。驅掠者千餘人。咸被解  
奪其衣。初漢衡爲亂兵所擊。其從吏呂溫以身蔽之。  
亦中溫而漢衡獲免。漢衡乃夷言謂執者曰。我漢使  
崔尚書也。結贊與我善。如若殺我。結贊亦殺汝。乃捨  
之。盡驅而西。旣已。面縛。各以一木。自領至趾。約于身。  
以毛繩三束之。又以毛繩連其髮而約之。夜皆踣于  
地。以髮繩各繫一楸。又以毛芻都覆之。守衛者臥其  
上。以防其亾逸也。結贊屯石門。以俱文珍歸唐。而囚  
漢衡。河州帝猶使中人齎詔書賜贊結。拒不受。初城  
與駱元光將發涇州。元光謂城曰。本奉詔令營於潘  
原堡。以應援侍中。竊以潘原去盟所六七十里。蕃情  
多詐。侍中儻有急。何由知之。請次侍中爲營。以虞其  
變。城以非詔旨。固止之。元光與同進城之營。西去盟  
所二十餘里。元光之營次之。其濠柵頗深固。城之濠



八紘類纂 卷之三十一 其  
柵可踰越焉。及城單騎奔歸。未及其營。守將李朝彩不能整衆。多已奔散。城之至空營而已。器械資糧悉棄之。賴元光之衆。陣于營中。賊既入。賊追騎方退。元光乃先遣韜重。次與城俱申其號令。嚴其部伍而還。城復鎮于奉天。城與吐蕃會盟之日。上御便殿。謂宰相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士與卿同歡。馬燧前賀曰。今之一盟。百年內更無蕃寇。宰相柳渾曰。五帝無誥誓之盟。皆在季末。今盛明之代。豈又行於夷狄。人面獸心。難以信結。今日之盟約。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臣生長邊城。知蕃戎心。今日之事。誠如渾言。

上變色。其夜三更。邠寧節度韓遊瓌飛驛內苑門。奏盟會不成。將校覆沒。兵臨近鎮。上驚歎。即遞其表以示之。詰旦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之士。而萬里知軍戎之情。結贊召漢衡至石門。以五騎送境上。遣使者奉表來。李觀曰。有詔不內吐蕃使者。受漢衡等。放其使。吐蕃圍華亭。絕汲道。守將王仙鶴請救於隴州刺史蘇清沔。合太平兵越之。虜逆戰太平不勝。引還虜。日千騎四掠隴。兵不敢出。虜積薪將焚華亭。仙鶴以衆降。清沔潛兵大象龕。夜半約城中舉火燭。天虜衆驚。因襲其營。乃去。更攻連雲堡。飛石投市井。皆滿爲。



虛梁絕壑而升守將降于虜虜分捕山間亾人及牛羊率萬計涇隴邠之民蕩然盡矣諸將曾不能一俘但賀賊出塞而已連雲堡涇要地也三垂峭絕非据高虜所進退候火易通既失之城下即虜境每菽稼必陳兵于野故多失時初吐萬盜塞畏春夏疾疫常以盛秋及是得唐俘多厚給產質其孥故盛夏入邊自虜得鹽州塞防無以障遏而靈武單露鄜防侵迫寇日以驕數入為邊患帝復詔城之使涇原劔南山南深入窮討分其兵毋令專向東方合兵三萬使板築之役者六千人餘皆陳城下九年始載閱二旬訖

功而虜兵不出遂以兼御史大夫紇于遂戍之當是時韋臯功最多破堡壁五十餘所又與南詔破之于神川于鐵橋臯俘馘三萬降其首領十二年尚結贊死上以方渠合道木波背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他道上復使問之曰向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常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木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



至無能爲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聚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胥井。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明年贊普死。其子足之煎立。元和三年春正月。臨涇鎮將郝玘以臨涇地險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

言於涇原節度使段祐。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七年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城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



愚不知知之又愚爲人所中沮天下事卒長之

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宦者所沮而止八年初吐蕃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十二年貶前入吐蕃使秘書少監田洎柳州司戶初洎入蕃爲弔祭使蕃請於長武城下會盟洎懦怯恐不得還唯唯而已至是西戎入寇且曰田洎許我統兵馬赴盟誓遂貶之戎人實以邊將擾之致忿徒假洎爲辭也涇州上言吐蕃大將並退于是罷神策行營兵自田縉統夏州以貪狠侵

由縉王佖之貪不誅而貶田洎國尚有法乎

擾党項苦之屢引西戎犯塞及是大兵入寇邊將郝玘數襲擊蕃壘殺戮甚衆邠州李光顏復以全師而至戎人懼而退蓋田縉始生國患而賴光顏郝玘之驅戮也十四年吐蕃節度使論二摩總兵十五萬圍鹽州爲飛梯鵝車攻城刺史李文悅拒之城壞輒補夜襲其營晝出戰破虜萬人積三旬不能拔朔方將史敬奉以奇兵繞出虜背大破之解圍去會昌二年贊普死無子以妃緜兄子乞離胡爲贊普始三歲妃共治其國大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肯拜曰贊普支屬尚多何至立緜氏子邪哭而出用事者共殺之別



將尚恐熱爲落門川討擊使，譎詭善幻約，三部得萬騎擊鄯州節度使尚婢婢略地至渭州，與其宰相尚思羅戰薄寒山，思羅敗走松州，合蘇毗吐渾羊同兵八萬保洮河，自守恐熱謂蘇毗等曰：宰相兄弟殺贊普，天神使我舉義兵誅不道爾屬，乃助逆背國耶。蘇毗等疑而不戰，恐熱麾輕騎涉河，諸部先降，并其衆至十餘萬，禽思羅縊殺之。恐熱自號宰相，以兵二千萬擊婢婢，婢婢遣將龐結心、莽羅薛呂擊恐熱於河州之南，伏兵四萬，結心據山射書極罵恐熱，怒甚盛，兵出鬪，結心僞牝，恐熱追至數十里，莽羅薛呂以伏

兵襲擊，大風雨河溢，溺死甚衆，恐熱單騎而逃，婢婢將燭盧鞏力用負硤自固，以困恐熱。大將磨離羅子不從，乃辭疾先歸，羅子急擊恐熱，一戰而死。婢婢糧盡，引衆趨甘州西境，以拓拔懷光居守，恐熱麾下多歸之，恐熱大畧鄯廓瓜肅伊西等州，所過捕戮積尸狼籍，麾下內怨，皆欲圖之。乃揚聲將請唐兵五十萬，其定其亂，保渭州，求冊爲贊普，奉表降唐，且求河渭節度使，帝不許，還過咸陽橋，咄歎曰：我舉大事，覬得濟此河，與居分境，於是復趨落門川，將散卒將寇邊會久，雨糧絕，恐熱還奔廓州，於是復清水涇原原州。



平論熱之  
披會天雨  
絕糧故

石門等六關得人畜幾萬取安樂州詔爲威州邠寧  
復蕭關鳳翔收秦州山南得扶州鳳翔兵與吐蕃戰  
隴州斬首五百級是歲河隴高年千餘見闕下天子  
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皆爲解辯易服因詔差賜四道  
兵錄有勞者三州七關地腴衍者聽民墾執貸五歲  
賦溫池委度支權其鹽以贍邊四道兵能營田者爲  
給牛種戍者倍其資饌再歲一代商賈往來於邊者  
關鎮毋何留兵欲墾田與民同會僕固俊與吐蕃大  
戰斬悉熱首傳京師八年義潮入朝宋建隆二年靈  
武五部以橐駝良馬致貢來離等八族酋長越嵬等

護送入界勅書獎諭秦州首領尚波于傷殺采造務  
卒知州高防捕擊其黨四十七人以狀聞上乃以吳  
廷祚爲雄武軍節度代防安輯之令廷祚齎勅書賜  
尚波于等會吳廷祚往伸安撫及還舊地所宜共體  
恩旨各歸本族仍以錦袍銀帶賜之尚波于等感悅  
是年秋乃獻伏羗地太平興國三年秦州諸族數來  
寇掠三陽麻穰弓門等砦監軍巡檢使周承瑨等擊  
敗之斬首數十級腰斬不用命卒九人于境上太宗  
乃詔曰秦州內屬三族等頃慕華風聿求內附咸遂  
底寧近聞乘蕃育之資來撓邊疆豈朕信之未孚而



吏撫之不至並觸釁咎特示威懷今後或更剽剝吏  
卽捕治寘之于法不須以聞八年諸種以馬來獻太  
宗召其酋長對于崇政殿厚加慰撫使賜以束帛有  
漢民三百戶城周回十五里如鳳形相傳李軌舊治  
也皆龍鉢自述云詔以龍鉢爲安遠大將軍四年知  
鎮戎軍李繼和言西涼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願戮  
力討繼遷請授以刺史仍給稟祿經畧使張齊賢又  
請封六谷王兼招討使其年潘羅支遣部下李萬山  
率兵討賊貽書繼和請師期先是遣宋沆等爲安撫  
副使未行上謂宰相曰朕看盟會圖頗記吐蕃反覆  
狼子野心之事今已議王超等領甲馬援靈州若難  
爲追襲卽靈州便可制置沆等不須遣止走一使以  
會兵告之五年十月羅支又言賊遷送鐵箭誘臣部  
族已戮一人繫一人聽朝旨詔褒諭之聽自處置六  
年又遣詳逋族蕃官成逋馳騎至鎮戎軍請會兵討  
賊邊臣疑成逋詐護送部署司成逋懼逸馬墜崖死  
上聞甚嘆息之曰此泥埋之子族人畏其勇父子皆  
有戰功凡再詣闕朕皆召見獎其向化詔劾鎮戎官  
吏仍令渭州以禮葬之其年原渭蕃部三十二族納  
質來歸羅支又遣蕃官來貢表言感朝廷恩信情繼

好處置



遷、偪、疆、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乃、以、羅、  
 支、為、朔、方、軍、節、度、使、賜、以、鎧、甲、器、幣、羅、支、屢、請、王、師、  
 助、擊、賊、議、者、以、西、涼、去、渭、州、限、河、路、遠、不、可、預、約、師、  
 期、上、曰、繼、遷、常、在、地、斤、三、山、之、東、每、來、寇、邊、及、官、軍、  
 出、則、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捍、禦、與、官、軍、合、勢、亦、  
 國、家、之、利、降、詔、許、之、繼、遷、攻、西、蕃、遂、入、西、涼、府、知、州、  
 丁、惟、清、陷、沒、羅、支、僞、降、未、幾、集、六、谷、諸、豪、傑、者、龍、族、  
 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遁、死、是、月、會、繼、遷、黨、攻、  
 者、龍、羅、支、率、百、餘、騎、急、赴、將、議、合、擊、遂、為、二、族、戕、于、  
 帳、詔、贈、羅、支、武、威、郡、王、遣、使、贈、卹、其、家、者、龍、凡、十、三、  
 族、而、六、族、附、迷、般、囑、及、日、逋、吉、羅、丹、西、涼、府、既、聞、羅、  
 支、遇、害、乃、率、龕、谷、蘭、舟、宗、哥、覓、諾、諸、族、攻、者、龍、六、族、  
 六、族、悉、竄、山、谷、中、詔、使、者、安、集、之、六、谷、諸、豪、乃、議、立、  
 羅、支、弟、廝、鐸、督、為、首、領、二、年、廝、鐸、督、遣、其、甥、來、貢、仍、  
 上、與、趙、德、明、戰、鬪、功、狀、舊、制、弓、矢、兵、器、不、入、外、夷、時、  
 西、涼、樣、丹、族、上、表、求、市、弓、矢、上、以、樣、丹、宣、力、西、睡、委、  
 以、捍、敵、特、令、渭、州、給、賜、因、別、賜、廝、鐸、督、以、重、恩、意、三、  
 年、鐸、督、言、部、落、疾、疫、詔、賜、白、龍、腦、犀、角、硫、董、安、息、香、  
 白、紫、石、英、等、藥、凡、七、十、二、種、使、者、感、悅、而、去、族、帳、感、  
 恩、皆、稽、顙、自、誓、不、為、邊、患、四、年、邊、臣、言、趙、德、明、謀、劫、



得人

西涼襲回鶻上以六谷甘州久推忠順思撫寧之乃遣使諭廝鐸督令援結回鶻為備并賜鐸督茶藥襲衣金帶及部落物有差鐸督奉表謝大中祥符元年秦州曹瑋言熟戶郭廝敦賞樣丹皆大族樣丹輒作文法謀叛廝敦密以告約半月殺之至是果携樣丹首來上以廝敦陰害樣丹不欲明加恩獎以疑懼諸族時方議築南使城遂以廝敦獻地為名詔授順州刺史瑋破魚角蟬戮賞樣丹二酋由是前拒王師者伏匿避罪瑋誘召之許納罰首過既而至者數千人凡納馬六千匹給以匹練或以少為訴者瑋斥之曰是贖罪物汝輩敢希利耶戎族聞之皆畏服喃廝羅者緒出贊普之後廝羅與李立遵不協更徙邈川以溫逋哥為論逋有勝兵六七萬與趙德明抗希聖朝廷恩命知秦州張佶奏請拒絕涇原鈐轄曹瑋上言宜厚喻廝羅以扼德明而立遵屢表求贊普號朝議以贊普戎王也立遵居廝羅下不應妄予乃用廝鐸督恩例授立遵保順軍節度使已而逋哥為亂因廝羅置阱中出收不附已者守穿人間出之廝羅集兵殺逋哥徙居青唐西夏趙元昊侵略其界兵臨河湟廝羅知眾寡不敵壁鄯州不出陰間元昊頗得其虛







結疆暖

留居銀州及使至召總麻親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  
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澤距夏州東  
北三百里太平興國八年知夏州尹憲與都巡檢曹  
光實俱知夜襲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  
與其弟遁免獲其母與妻繼遷復連娶豪族轉遷無  
常漸以強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歸之  
三年遼以義成公主嫁繼遷册為夏國王四年知夏  
州安守忠以三萬眾戰於王亭鎮敗績繼遷至城門  
而返淳化四年轉運副使鄭文寶議禁鹽池用困繼  
遷數月邊人四十二族萬餘騎寇環州屠小康堡太

宋初已作  
與國規模

宗乃遣錢若水弛其禁因撫慰之五年保吉襲保忠  
走之李繼隆執保忠詔削趙保吉所賜姓名至道初  
遣左都押衙張浦以橐它良馬來獻太宗令衛士翹  
關超乘引疆奪槩於後園俾浦等觀且令兵士皆拓  
兩石弓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浦曰羌部弓弱矢  
短但見此長大人則已遁矣况敢敵乎繼遷乞禁邊  
盜掠詔令謹守疆場還所盜物拜繼遷鄜州節度使  
不受乃以浦為鄭州團練留京師二年春命洛苑使  
白守榮等護送芻粟四十萬于靈州且令車重先後  
作三隊丁夫持弓矢自衛士卒布方陣以護之遇敵



則戰可以無失復令會州觀察使田紹斌兵應援而  
守榮乃併為一運繼遷邀擊于浦洛河紹斌不救衆  
潰運餽盡為繼遷所得太宗聞之怒九月親部分諸  
將李繼隆出環州繼隆奏以環州路迂乃自青崗峽  
徑趣平夏直擣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必敗  
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行數日  
與丁罕合又行十餘日無所見乃引還張守恩遇之  
不戰而遁王超范廷召遇之烏白池時虜銳甚超持  
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  
虜遂却遼亦遣使冊德明為大夏國王明年出侵回

鶻恒星晝見德明懼而還三年境內饑上表求粟百  
萬朝議不知所出時王旦為相請敕有司具粟百萬  
於京師詔其來取德明既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四  
年遼王親將兵五十萬以狩為言來攻京甸德明帥  
衆逆拒敗之五年遼復遣使賫玉冊金印冊為大夏  
國王德明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  
藏屈懷氏生成嵬天聖六年德明遣子元昊攻甘州  
拔之八年瓜州王以千騎降於夏火星入南斗九年  
十月德明卒子曩霄立曩霄本名元昊小字嵬理國  
語謂借為嵬富貴為理嘗獨引兵襲破回鶻奪甘州



遂立爲太子數諫其父母臣宋父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畜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爲旣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元昊自率衆攻猫牛城一月不下旣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帶星嶺諸城唃斯囉部將安子羅以兵絕歸路元昊晝夜角戰二百餘日子羅敗遂取瓜沙肅三州元昊旣還欲南侵恐唃斯囉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羗侵至馬衙山築城凡州元昊旣悉有夏銀綏宥靜靈延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卽堡鎮號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始大建官以鬼名守全帳張絳楊廓徐敏宗張文顯輩主謀議以鍾鼎臣典文書以成逋克成賞都卧都如定多多馬竇惟吉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置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衆自河北至午臘蕩山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惟精山等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訖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爲鎮守總五十餘萬而苦戰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羗



平夏兵不及也。宋寶慶元年，表遣使詣五臺山，供佛實欲窺河東道路，與諸豪軟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靜德寒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築壇受冊，即皇帝位。元昊表至，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即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牧之。不報。未幾，詔削奪官爵，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擒

元昊者，斬首獻者，即爲定難軍節度使。而元昊又遣人齎娉書納旌節及所授勅告，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十一月，以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爲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略夏州。又命待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處，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堠，嚴卒乘，來即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羗耳。况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感比元昊，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



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卒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巢穴須涉大海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鞭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勝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羗以爲藩籬三詔唃斯囉并力破賊四度地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士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採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伐反以竦爲怯。冬十月元昊寇保安軍指揮狄青擊敗之。种世衡於延安東北二百里築青澗城。康定元年環慶路鈐轄高繼隆知慶州張崇俊攻後橋而柔遠砦主武英入自北門拔之。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澗砦踈土兵寡弱又無宿將元昊將攻延州知州范雍聞之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旣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



召之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却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得千餘人轉鬪三日平遂與元孫等皆没于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卽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雍貶知安州而贈平元孫官時著作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略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州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勢格禁之道也宰臣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帝以元昊勢益猖獗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羗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釁許臣稍稍以恩信招降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澤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乃詔仲淹與琦等同謀仲淹言臣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



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况橫山蕃部散居亦多，設保控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之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元昊遣使與仲淹約和，仲淹復書令去帝號，盡臣節。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誅也。令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元昊果攻渭州，逼懷遠城。韓琦徼巡邊至高平，盡發鎮戍兵及募勇士得萬人，命行營總管任福等併擊之都監桑懌爲前鋒，鈐轄朱觀都監武英繼之。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趣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拒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或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趣懷遠，捺龍川遇鎮戍西一巡檢常鼎劉肅，與夏人對壘於張家堡，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伴北，桑懌以騎兵趣之。福分兵與懌踵其後，諜傳賊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爲一軍屯好水川，川與能家川隔在隴山外觀，英爲一軍屯籠絡川，相離五里。期以明日會兵，不使夏人一騎遁。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旣遠，芻餉不給，士馬乏食者三日。元昊自將精騎十萬營于川口，諜者言夏人有砦數不多，兵益進，詰上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



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爲先鋒見道旁置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先犯中軍繼之自辰至午酣戰夏人陣中忽樹鮑老旗長二丈餘懌等莫測既而鮑老揮右則右伏出揮左則左伏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懌劉肅及福子懷亮皆戰沒小校劉進勸福免福不聽聽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鏘中左頰絕其喉而死敵乃并兵攻觀天初渭川都監趙津將瓦亭塞騎兵三千餘爲諸將後繼是日朱觀武英兵會能家川與夏人遇陣合王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人助觀略陣陣堅不可動英重傷不能出軍戰自午至申夏軍益至東陣步兵大潰衆遂奔珪英津皆死於陣觀以千餘人保民垣發矢四射會暮夏軍引去將校士卒死者萬三百人關右震動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趣利故至甚敗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痍者相半元昊乃歸塞門砦主高延德因乞和知延州范仲淹爲書陳禍福以喻之元昊使其親信野利旺榮復書語猶嫚知延州龐籍言夏境



我詐彼覺  
彼詐我亦  
覺謂軍猶  
相當

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遂令知保安軍劉拯諭旺  
榮言公方持靈夏兵倘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  
知清澗城种世衡又遣王嵩以棗及畫龜為書置臘  
丸中遺旺榮諭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疑旺榮旺  
榮得之笑曰种使君亦長矣何為此兒戲邪囚嵩窖  
中歲餘知渭州王沿總管葛懷敏使僧法淳持書往  
而旺榮乃出嵩與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城自言用  
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藉曰此詐也乃屯兵  
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  
是時葛懷敏徙涇原經略副使王沿使懷敏督諸砦

兵禦之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  
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  
路已繼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懷敏通時事善候人  
情故多以才薦之及用為將而輕率昧於應變遂至  
覆軍獨范仲淹嘗言其猾懦不知兵議者欲以金繒  
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  
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  
太宗時將帥多舊人猶能伏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  
西羗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  
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况今武臣



多親舊恩倖出卽爲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受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二推恩惠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元昊以慶曆八年正月殂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囚諒祚幼弱母族專政以節鉞啖其三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上諾其言乃冊諒祚爲夏國主八年知府州折繼祖卒初繼祖欲

解去州事下河東安撫梁適體量適言折氏世襲此州止年監司一以條約繩之尤爲煩密繼祖不自安故欲解去乞慰存之詔不許至是卒以其子克柔權領州事神宗卽位夏國遣使奉慰及進助山陵冬夏監軍寇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第夷山請降于青澗守將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孟名山小吏喜受之陰許歸款歸款二名山未之知也諤卽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數萬之衆納土容可受若但以其衆來情僞未可知戒諤無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

幸易



納誑言名山誠能據橫山以扞敵。我以刺史世封之。使自為守。固為中國之利。今無益我而啓西釁。非計也。乃共畫三策。今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誑不協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眾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誑劾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矣。十一月。种諤既受鬼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

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高言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而貶种諤官。安置隨州。諤祚劔送殺。定者六宅使李崇貴等。以獻。十二月。諤祚殂。子秉常立。熙寧元年三月。遣轉運使薛宗道等來告哀。神宗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先已。執送之矣。乃賜詔慰之。并諭令上大首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夷類 三



激變

領數人姓名當爵祿之俟崇貴至即行冊禮及崇貴至云定奉使諒祚常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入戶諒祚遺之寶劔寶鑑及金銀物初定之歸上其劔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賣已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崇貴等罪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二年二月遣使冊乘常為夏國主三月夏人入秦州陷劉溝堡殺萬愿既而進誓表乞班誓詔及請以安遠塞門二砦易綏州初朝議欲官爵夏之首領計分其勢郭達以為彼必不受詔且彼既恭順宣布以大信不當誘之以利乘常

激變

果不奉詔遣都羅重進來言曰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反教小國之臣叛其君哉於是前議遂罷乃賜誓詔而綏州待得二砦乃還夏主受冊而二砦不歸欲且先得綏州遣用萌訛以誓詔來言及趙尙往交地萌訛對以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尙曰若然塞門二墻墟耳安用之遂罷詔城綏州八月表請去漢儀復用蕃禮從之三年五月夏人號十萬築開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纔三千偪遣偏將李信劉甫种詠等出戰信等訴以衆寡不敵復圭威以節制親畫陣圖方略授之兵進遂大敗復圭懼欲自解



卽執信等而取其圖略命州官李昭用劾以故違節  
大誤制詠瘦死獄中斬信甫配流郭貴復出兵邛州堡夜  
 入欄浪市掠老幼數百又襲金湯而夏人已去惟殺  
 其老幼一二百人以功告捷而邊怨大起矣八月夏  
激變人遂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兵多者號二十  
 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榆林距慶州四十里游騎至  
 城下九月乃退鈴轄郭慶等死之夏人來攻順寧砦  
 復圖撫軍府州折繼世及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  
 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种諤在綏德節制諸軍  
 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怖不能下筆

進

顧轉運判官李南公涕泗不已於是新築諸堡悉陷  
 將沒千餘人皆沒初朝議以新築囉兀城去綏德百  
 餘里偏梁險狹難於餽餉且城中無井泉遣人往視  
 之未至而撫寧陷遂詔棄囉兀城夏人進奉山陵後  
 期詔今先至永厚陵設祭後至闕奉慰帝謂輔臣曰  
 元昊昔僭號遣使上表稱臣其辭猶遜朝廷不先詰  
 其所以然而遽絕之縱邊民蕃部討虜故元昊嘗自  
 謂爲諸羌所立不得辭朝廷命不得而變西帥亟戰  
 輒敗天下騷然仁宗悔之當元昊僭書來獨諫官吳  
 育謂難以中國叛臣處之或可稍易以名號議者皆



以爲不然卒困中原而後賜封冊爲夏國主良可惜哉元豐四年有李將軍清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國母知之遂誅清而奪秉常政鄜延總管种諤乃疏秉常遇弑國內亂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之會帝然之召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帝曰朕以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爲之則士大夫孰肯爲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

進帥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旣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初夏人聞宋大舉梁太后問策於庭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必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餉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后從之宋師卒無功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爲涇原經略使麟州無井唯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夏人每至圍城人皆憂渴死呂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做古拔軸法去其沙實以木炭瑾土於其上板築立遂

八編類集  
卷之三  
夷類  
五



包泉於中自是城堅不陷而州得以守乘常殂子乾  
順立生三歲卽位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  
歸我陷執民當盡以給還三年夏人攻德靖砦諸將  
米贊郝普戰死初哲宗聞夏人來寇恭然笑曰五十  
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  
果破金明引退紹聖四年知渭州章榘以夏人猖獗  
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徧夏朝廷許之遂合熙  
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以示  
怯而陰具板築守戰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於石門  
峽江口好水河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乘榘迎擊敗  
之三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  
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  
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元符元年冬十月夏人寇平  
夏城章榘大敗之章惇與榘意同故言多見采由是  
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徧夏  
人及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矣徽宗卽位乾順始建  
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蔡京秉政  
使熙河王厚招夏國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云  
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不聽京愈責厚  
急乃遣弟詣保忠許之還爲夏之邏者所獲遂追保



激變

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  
 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金帛招致之  
 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  
 遼遼以成安公主嫁乾順四年詔西邊能招致者毋  
 問首從賞同斬級今用京計也陶節夫在延州大加  
 招誘乾順遣使與請皆拒之又令殺其牧放者夏人  
 遂入鎮戎略數百口執知廓州高永年而去又攻湟  
 州自是兵連者三年遂詔河東節度使童貫為陝西  
 經略以討之夏人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  
 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兵對面不相覩乃潛穿  
 壕為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復屠之而去宣和元年童  
 貫復逼劉法使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二萬出至統  
 安城遇夏國主弟察哥郎君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  
 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不食  
 而馬亦渴死多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峴  
 守兵見追之墜崖折足為一別瞻軍斬首而去是役  
 死者十萬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  
 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  
 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恃勝  
 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知軍李明孟清皆為



夏人所殺。初夏人陷法軍圍震武。欲拔之。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而宣撫司受解圍之賞者數百人。負自去之也。十月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投以誓詔。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強之。使持還。及邊遂棄之而去。賈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欽宗卽位。四月陷震威城。繼而金貴人兀室以數萬騎陽爲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時建炎元年也。是歲金帥兀朮回雲中。遣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約侵宋。乾順許之。迪問使傅雱見金左監軍希尹于雲中。希尹以國書授雱爲夏國請。熙寧以來侵地。蓋彼旣奪其地。乃責償于宋。以報之。二年呂頤浩言。聞金夏交惡。夏國屢遣人來。吳玠關師古軍中。宜令張浚通問。以禪其情。是歲餘覲。謀結燕雲之人。圖女直。蔡罕覺欲誅之余。覲父子遁入夏國。夏人以其兵少不納。四年吳玠奏。夏國數通書。有不忘本國意。五年吳璘奏。西蕃三十八族首領趙繼忠來歸。可用。扼西夏右臂。僞齊知同州李世輔謀執金帥撒里曷歸。宋不克。遂奔夏。世輔父母親族在延安者。金人殺之。無遺類也。九年夏人陷府州。乾順以世輔爲鄜延岐雍等路經略安撫使。世輔請兵。



將報延安人役。夏主俾先討別種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世輔擒之。以報乾順。乃爲出兵。遣文臣王樞。武臣哆訛等。隨之。世輔軍至延安。撒里曷走耀州。世輔購得害其父母者。殺之。東城聞金人降。赦歸宋河南地。乃說王樞等降宋。哆訛不從。世輔抽刀斫之。不中。遂縛樞。使人護送。行在世輔。以其衆三千人歸宋。授世輔護國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賜名顯忠。乾順在位五十四年。殂。子仁孝嗣。時年十六。詔還王樞及夏國之俘百九十人。紹熙四年。仁孝殂。子純佑嗣。鎮夷郡王安全。乾順之孫。開禧二年。廢其王。純佑自

立。在位六年。殂。大都督府主遵頊立。遵頊始以宗室策試進士及第。爲大都督府主。嘉定四年。立。改元光定。七年。夏左樞密使萬慶義勇遣二僧齎臘書西邊。欲與共圖金人。復侵地。制置使黃誼不報。其後金人南遷。議徙都長安。遣元帥赤盞以重兵宿鞏州。夏主畏其侵迫。乃遣招討甯子寧赴蜀。圖議夾攻秦鞏。蜀帥聶子述俾利西安撫丁焞咨書勅將史嚴兵以待。十六年。遵頊自號上皇。傳位於其子德旺。寶慶二年。遵頊殂。丙戌。德旺殂。南平王覲立。二年。丁亥。爲元所取。國遂亡。初。西夏曩霄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



張元與吳昊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

左編

夷類

諸蠻

親戚比隣指授相賣父子別業父貧則質身於子去  
 禽獸無幾其族鑄銅爲大鼓初成懸庭中置酒以召  
 同類爭以金銀爲大釵叩鼓去則以釵遺主人相攻  
 擊鳴鼓以集衆號有鼓者爲都老衆推服之唐末諸  
 酋分據其地自爲刺史宋興始通中國奉正朔修職  
 貢紹興初監察御史明橐言湖南邊郡及二廣之地



舊置溪峒歸明官。比年寢廣其員。及諸州措置隘若  
闕人把拓。又令管押兵夫。素不習知法令。率貪婪無  
厭。况管押又皆鄉民。甚爲患議者。欲俾帥臣籍其姓  
名。每三年一遷易。如州縣官故事。或云止循舊添差。  
並罷管押兵。詔下其議。明橐言平觀二州本王口高  
峯一岩處。廣右西偏。舊常無虞。崇寧大觀間。邊臣起  
釁。奏請置州拓境。深入不毛。如平從允乎庭觀溪馴  
叙樂隆允等十有二州。屬之黔南。其官吏軍兵請給  
費用。悉由內郡。政和間。朝廷始悟其非。罷之。或者謂  
平州爲西南重鎮。兼制王江從允等州。及湖南之武

岡軍湖北之靖州。桂州之桑江峒。猺觀州。則控制南  
丹陸家砦。茆灘十道。及白崖諸蠻。以故二州獨不廢。  
臣自歷邊。卽乞罷平觀者。前後非一。觀州初爲宜州  
富仁監。大觀間。帥臣王祖道欲招納文蘭州。都巡檢  
劉惟忠謂得文蘭。不若取南丹之利。因誣其知州莫  
公佞阻文蘭。不令納土。惟忠遂擒殺公佞。帥司奏其  
功。乃改南丹爲觀州。命惟忠守之。公佞之族人以爲  
冤。其弟公晟結溪峒圖報復。連歲攻圍。惟忠中傷。死  
黃忱復建議。欲增築高峯砦於富仁監側。爲觀聲援。  
會朝廷罷新邊。遂請以高峯砦爲觀州。設知州一人。

處置  
多坐此  
激



吏額五十人廂禁軍土丁家丁又千餘人歲費錢一萬二千九百餘貫米八千餘石有奇州無稅租戶籍皆仰給鄰都飛輓涉阻險或遇蠻寇設伏陰發毒矢中人輒歿昔爲富仁監時不聞有警惟是邊吏欲以刺探爲功故時時稱警急因以爲利遂欲存而不廢也邊吏誑其帥臣乞存平州設知州一人吏額百人禁軍土丁千人歲費錢一萬七千三百貫米一萬石有奇州無租賦戶籍轉運司歲移桂融象柳之粟以給之及徙融州西北金溪鄉稅米四百餘石隸懷遠廩費甚於觀州况守臣到任卽奏推恩其子州縣若

堡例得遷官酌賞而稅場互有之利又爲守臣邊吏

所私獨百姓有征戍轉輸之苦誠爲可憫臣以爲宜

罷平觀二州便

祥符九年上命平州刺史曹克明爲宜融等州安撫使上猶以蠻夷異類攻剽常理不足以勦絕又意其道險難進師第令克明獻可設方畧攝其酋首索所鈔生口因而撫之克明乃領兵入樟嶺路文慶玉趨宜州西路又令宜桂都巡檢程化鵬取樟嶺古牢隘路會合化鵬遇蠻於上房兩水口擊破之文慶玉至如門圍爲蠻所扼不能進克明乃過潢溪恩德砦召



山獠嚮導開路進師蠻依篁竹間時出戰鬪輒敗走旬餘上黃泥嶺杉木隘路溪谷險邃蠻據要害以拒官軍自辰至午大潰其黨遂過霸苑抵帝洞乃入中房前村克明等頓兵下砦中夕群蠻大譁擊鉦鼓攻砦甚急出兵擊之傷殺頗衆因縱火焚其廬室積聚緣龍江南岸而東至昏暮過石峽隘險士不並行蠻復連弩北岸克明遣猛士步涉與鬪至卽退走砦于下房博賀村克明設伏砦外其夜蠻衆大集遇伏發内外合擊追斬殆盡乘勝搜山悉得馬牛亭士卒克明等知其窮蹙乃曉諭恩信許以改過於是酋帥蒙承貴等面縛詣軍自首克明厚加犒宴且數責之皆俯伏謝罪及聞詔旨赦令勿殺莫不泣下北望稱萬歲

邛部於諸蠻中最驕悍狡譎招集蕃漢亾命侵攘他種閉其道以專利曰大雲南蠻曰小雲南蠻卽唐南詔今名大理國夷俗尚鬼謂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長號都鬼主後唐始來貢

邛部州蠻亦曰大路蠻亦曰勿鄧居漢越嶲郡會無縣地其酋長自稱百蠻都鬼主天聖八年十月邛部州都蠻主黎在遣甲郎離滅等來貢方物時占城龜



茲沙州亦皆入貢至以家自隨其官晏殊因請圖其人物衣冠并訪道里風俗以上史官詔可嘉定九年邛部州逼於雲南遂伏屬之其族素效順悍禦邊陲既折歸雲南失西南一藩籬矣

部落蠻有劉楊郝三姓淳熙七年十月黎州五部落蠻貢馬三百匹求內附詔許通互市卻其所獻馬制置使范成大增黎州五砦籍強壯五千人爲戰兵吐蕃入寇之徑凡十有八皆築堡戍之

叙州三路蠻西北曰董蠻正西曰石門部東南曰南廣蠻董蠻在馬湖江古夔侯國也唐羈縻馴騁浪商四州之地其酋董氏宋初貢馬自稱馬湖路都王千其地北近犍爲之沐川南廣蠻在叙州慶符縣以西爲州大觀三年夷酋各以地內屬詔建茲純祥三州後皆廢石門蕃部與臨洮土羌接唐曲播等十二州之地

瀘州西南徼外古羗夷之地漢以來王侯國以百數獨夜郎滇邛都雋昆明徙苻都冉驩白馬氏爲最大清水夷者羈縻十五州五圉蠻也襍種夷獠散居溪谷中慶曆初瀘州言管下溪峒十州有唐本朝所賜州額今烏蠻王子得蓋居其地部族最盛旁有舊姚



州廢已久得蓋願得州名以長夷落詔復建姚州以  
得蓋爲刺史鑄印賜之得蓋歿其子竊號羅氏鬼主  
立鬼主歿子僕夜襲其號浸弱不能令諸族烏蠻有  
二酋領曰晏子曰斧望常入漢地鬻馬晏子所居直  
長寧寧遠以南斧望所居直納溪江安以東皆僕夜  
諸部也晏子距漢地絕近猶有涓井之阻斧望近納  
溪以舟下瀘不過半日二酋浸強大擅劫晏州山外  
六姓及納溪二十四姓生夷夷弱小皆相與供其實  
施州蠻者夔路徼外熟夷南接牂牁諸蠻又與順富  
高溪四州蠻相錯蓋唐彭水蠻也咸平中施蠻嘗入  
寇詔以鹽與之且許其以粟轉易蠻大悅自是不爲  
邊患後因饒又以金銀倍實直質于官易粟官不能  
禁施黔比近蠻子弟精悍用木弩藥箭戰鬪趨捷朝  
廷嘗團結爲忠義勝軍其後瀘州涓井石泉蠻叛皆  
獲其用西南溪峒諸蠻槃瓠種唐虞爲要服周世其  
衆彌盛宣王命方叔伐之楚莊旣霸遂服於楚秦昭  
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置黔中郡漢改爲武陵後漢  
建武中大爲寇鈔遣伏波將軍馬援等至臨沅擊破  
之渠帥饒困乞降歷晉宋齊梁陳或叛或服隋置辰  
州唐置錦州溪州巫州叙州皆其地也唐季之亂蠻



酋分據其地，自署爲刺史。晉天福中，馬希範承襲父業，據有湖南。時蠻獠保聚，依山阻江，殆十餘萬。至周行逢時，數出寇邊，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無寧歲。太祖旣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阨，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獠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服之。太祖召至闕下，察其可用，擢辰州刺史。官其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恩，誓死報效。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猴。又選新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

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復召至闕，面加獎激，改辰州團練使。再雄盡瘁邊圉，五州連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廩。終太祖世，邊境無患。淳化二年，荆湖轉運使言富州向萬通殺皮師勝父子七人，取五臟及首，以祀魔鬼。朝廷以其遠俗，令勿問。咸平元年，通漢又言請定租賦。真宗以荒服，不征弗之許。五年，夔州路轉運使丁謂言溪蠻入粟，實緣邊砦柵，頓息施萬諸州饋餉之弊。臣觀自昔和戎安邊，未有境外轉糧給我戍兵者。先是蠻人數擾，上召問巡檢使侯延賞，延賞曰：蠻無他求，唯欲鹽爾。上曰：此



常人所欲何不與之乃詔諭丁謂謂卽傳告陬落郡蠻感悅因相與盟約不爲寇鈔負約者衆殺之且曰天子濟我以食鹽我願輸與兵食自是邊粟有三年之積祥符元年夔州路言五圍蠻嘯聚謀劫高州欲令暗利砦援之上以蠻夷自相攻不許發兵澧州言慈利縣蠻相讐劫知州劉仁霸請率兵定之上恐深入蠻境使其疑懼止令仁霸宣諭詔旨遂皆感服元祐初諸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痛懲邀功生事廣西張整融州温嵩坐擅殺蠻人皆置之罪詔諭湖南北及廣西路曰國家疆理四海務在柔遠頃湖廣諸蠻近漢者無所統壹因其請吏量置城邑以撫治之邊臣邀功獻議剗通融州道路逼峒冗致生疑懼朝廷知其無用旋卽廢罷邊吏失於撫遏遂爾扇搖其叛酋楊晟等並免追討諸路所開道路剗置堡砦並廢自後五溪郡縣棄而不問

紹興三年臣僚言武岡軍漢峒舊常集人戶爲義保蓋其風土習俗服食器械悉同獯人故可爲疆場捍蔽雖曰籍之於官然亦未嘗遠戍靖康間調之以勤王其後湖南盜起征歛百出義保無復舊制困苦不勝乃舉其世業各依蠻峒聽其繇役州縣猶驗舊籍



催科胥隸及門。則挈家遠徙。官失其稅。蠻獠日強。兼武岡所屬二州。悉爲獯人所有。遠戍之實已無。而鄉戶弩手之名尚在。歲取其直。人戶咨怨。乞擇本路帥司詳議以聞。詔從之。前知全州高楫言。獯人今皆微弱。不敢先侵。省地砦官。每縱人深入。畧其財物。遂致乘間竊發。宜詔與溪峒接壤州郡。每侵獯人。庶民安業。以廣陛下柔遠好生之德。帝從其言。詔守臣一遵成法。務在撫綏。隆興初。右正言尹穡言。湖南州縣多隣溪峒。省民往往交通。獯人擅自易田。豪猾大姓。或詐匿其產。獯人以避科差。內虧國賦。外滋邊患。宜詔

湖南安撫司表正經界。禁民毋質田。獯人詐匿其產。獯人者。論如法。仍沒入其田。以賞告姦者。田前賣入。獯人。俾爲別籍。毋遽奪能還其田者。縣代給錢償之。帝從其言。初。獯人與省戶交爭。殺二人。叔傑輒出兵破其十三柵。奪還所侵地。於是獯人相結爲亂。諸司請調常德府城兵三百人。益官兵三千人。合擊討之。宰臣虞允文奏曰。蠻夷爲變。皆守臣貪功所致。今獯人仇視守臣。若更去叔傑。量遣官軍。示以兵威。徐與盟誓。自可平定。帝允其奏。裨葉行代叔傑。開示恩信。諭以禍福。遂招降邊境悉平。七年前知辰州章才



邵上言辰之諸蠻與羈縻保靜南渭永順三州接壤其蠻酋歲貢溪布利於回賜頗覺馴伏盧溪諸蠻以靖康多故縣無守禦狁狁乘隙焚劫後徙縣治於沅陵縣之江口蠻酋田仕羅龔志能等遂雄據其地沅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腴多水田頃為猺蠻侵掠民皆轉徙而田野荒穢會守猝無遠慮乃以其地田給靖州狁狁楊姓者俾佃作而課其租所獲甚微楊氏專其地將二十年其地當沅靖二州水陸之衝一有蠻隙則為害不細臣謂宜預為之備八年知貴州陳又上疏言臣前知靖州時居蠻夷腹心民不服役田不

錄

誤乃在此  
州部無權  
緩急何以  
使之

輸賦其地似若可棄然為重湖二廣保障實南服之要區也或控制失宜或金穀不繼或兵甲少振蠻獠則乘時竊發勤勞王師朝廷當重守臣之選崇寧初戍兵三千人建炎以來每於都統司或帥司摘兵二千人以備屯戍其凶悍者以州縣郡不能制遂慢守臣反通猺蠻以撓編民州郡非白主帥不敢治比得報已晚矣故戍兵敢肆其惡一旦有警復安能為用臣以為宜聽守臣節制帝嘉其言復問左右曰靖隸湖北今聞仰給廣西何也趙雄對曰靖州本溪峒神宗時舩為誠州元祐間廢尋復為軍徽宗朝始改靖



州與桂州爲隣，故今廣西給其金穀之費，近歲漕司  
匱乏，乃責辦諸州，以故不能如約，宜復舊制，帝從之。  
十年，全州上言：本州密邇溪峒，邊民本非姦惡，其始  
朝廷禁法，非不嚴密，監司州都，非不奉行，特以平居  
失於防閑，故馴致其亂。又兼溪谷山徑，非止一途，如  
靖江、興安、大通、虛武、岡軍、新寧、益溪，及八十里  
山、永州之東安，皆可以徑達溪峒，其地綿亘郡邑，非  
一州得專約束，故遊民惡少之棄本者，商族之避征  
稅者，盜賊之亡命者，徃徃由之以入，萃爲淵藪，如武  
岡、楊再興、桂陽、陳峒，相繼爲亂，實原於此。爲今計者，  
當徙閑地，巡檢兵，及分遣士卒屯諸溪谷山徑間，俾  
湖南北、廣西帥憲總其役，庶幾事權有歸，號令可行  
也。十一年，詔禁民毋質徭人田，以奪其業，俾能自養，  
以息邊釁。嘉泰三年前，知潭州湖南安撫趙彥勵上  
言：湖南州九郡皆卽溪峒，宜擇素有知勇爲徭人所  
信服者，立爲所長，借補小官，以鎮撫之。五年之間，能  
立勞効，卽與補正。彼旣榮顯，其身取重，鄉曲豈不自  
愛。帝下其議，諸司復上言：徃時溪峒設首領峒主頭  
角官及防遏指揮等使，皆其長也。比年徃徃行賄得  
之，爲害滋甚。今宜一新蠻夷耳目，如趙彥勵之請，所



謂以蠻夷治蠻夷策之上也帝從之

二年李元礪羅蓋二寇江西攻破龍泉縣江州駐劄都統制趙選戰歿初吉州獲賊長七人繫獄土豪黃從龍爲賊畫策賂吉守李綱得縱還賊遂無所忌有侯押隊者領兵戍龍泉境上元礪復用從龍計椎牛醜酒以犒官軍賊至官軍皆醉狼狽散走方江西力戰則求降湖南湖南戰則求降江西牽制王師使不得相應援其後命工部侍郎王居安知豫章擒獲之溪峒略平五年臣僚上言辰沅靖江等州舊嘗募民爲弓弩手給地以耕仰爲世業邊陲獲保障之安州縣無轉輸之費比年多故其制寢弛徭蠻因之爲亂比申朝廷調兵招捕曠日持久如羅蓋李元礪之徒皆近事之明驗也七年臣僚復上言峒丁等皆計口給田多寡濶狹疆畔井井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罰一夫歲輸租三斗無他繇役故皆樂爲之用邊陲有警爭負弩矢前驅比年防禁日弛山徭峒丁得私售田田之歸于民者常賦外復輸稅公家因資之以爲利故謾不加省而山徭峒丁之常租仍虛掛版籍責其償益急反寄命狡人或導其入寇爲害滋甚

淮州蠻者古緱楯九姓蠻唐南平獠也其地西南接



烏蠻昆明大小播州部族數十居之治平中熟夷李光吉等三族據其地各有衆數千家間以威勢脅誘漢戶有不從者屠之沒入土田徃徃投充客戶謂之納貞稅賦皆吏胥代償藏匿亡命數以其徒僞爲生獠劫邊民官軍追捕輒遁去習以爲常密賂黠民覘守令動靜稍築城堡繕器甲熙寧三年轉運使孫固使兵馬使馮儀圖之以禍福開諭因進兵復賓化紫平蕩三族

黔州涪州徼外有西南夷部漢牂牁郡唐南寧州牂牁昆明東謝南謝西趙充州諸蠻也其地東北直黔涪西北接嘉叙東連荆楚南出宜桂宋初以來有龍蕃方蕃張蕃石蕃羅蕃者號五姓蕃皆常奉職貢受爵命熙寧六年龍蕃羅蕃方蕃石蕃八百人入覲貢丹砂羶馬其後比歲繼來龍蕃衆至數百人徃返萬里神宗憫其勤詔五姓蕃五歲聽一貢人有定數及別立首領以息公私之擾紹聖四年龍蕃皆貢方物龍氏於諸姓爲最大其貢奉尤頻數使者但依布袍至假伶人之衣入見蓋實貧陋所冀者恩賞而已故事蠻夷入貢雖交趾于闐之屬皆御前殿見之獨此諸蕃見於後殿蓋卑之也



王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府有清平官所以決國  
事輕重猶唐宰相也王親兵曰朱弩佉苴怯苴韋帶  
也擇鄉兵馬四軍羅苴子戴朱靛鍪負犀革銅盾而  
跣走險如飛者置羅苴子統一人望苴蠻者在瀾滄  
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騎善用矛劍短甲蔽胸腹靛  
鍪皆插貓牛尾馳突若神凡兵出以望苴子前驅以  
清平子弟爲羽儀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  
王不得佩劍唯羽儀長佩之爲親信有六曹外則有  
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柘東麗水有二都督  
會川通海有十臉夷語臉若州自曲靖州至滇池人  
水耕蠶織錦縑精緻大和以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  
狀若絮縷而幅之長川諸山徃徃有金或披沙得之  
麗水多金麩越睽之西多薦草產善馬世稱越睽駿  
始生若羔歲中紉莎縻之飲以米潘七年可御日馳  
數百里武后時酋長盛炎入朝開元末盛炎子皮羅  
閣逐河蠻取大和城以處其子閣羅鳳天子詔賜皮  
羅閣名歸義當是時五詔徵歸義獨疆乃厚以利啖  
劍南節度使求合六詔爲一制可歸義已并羣蠻遂  
破吐蕃寢驕大入朝天子亦爲加禮又以破洱蠻功  
馳遣中人冊爲雲南王於是徙治大和城天寶初遣



閻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恩賜良異七載  
歸義歿閻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刺  
史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詔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  
私之多所求丐閻羅鳳不應虔陀數詬斬之陰表其  
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  
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戎雋州分二道進次曲  
靖州閻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  
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  
者進薄白崖城大敗引還閻羅鳳歛戰齒築京觀遂  
北臣吐蕃吐蕃以爲弟給金印號東帝閻羅鳳揭碑  
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  
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會楊  
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凡十萬使待御  
史李宓討之輦餉者尚不在涉海而疫歿相踵於道  
宓敗於大和城歿者十八亦會安祿山反閻羅鳳因  
之取雋州會同軍據清溪關以破越析而降尋傳驃  
諸國尋傳蠻者俗無絲纊跣履榛棘不苦也射豪猪  
生食其肉戰以竹籠頭如兜鍪其西有裸蠻漫散山  
中男少女多以木皮蔽形廣德初鳳迦異築柘東城  
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碑卽什蠻爲漢奴夷畏誓常



威靈

得人得人  
亦建乘

以石指梧。大曆十四年，閻羅鳳以鳳迦異前死，立其孫異牟尋以嗣。異牟尋有智數，善撫眾，略知書。異牟尋立，悉眾二十萬入寇，與吐蕃并力。德宗發禁衛及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敗異牟尋眾。異牟尋懼，更徙苴咩城，築表十五里。吐蕃封為日東王，然吐蕃責賦重數，悉奪其險，立營侯，歲索兵助防。異牟尋稍苦之。西瀘令鄭回者，唐官也，往鶴州破為所虜。閻羅鳳重其惇儒，俾教子弟，得筆榜，故國中無不憚。後以為清平官，說異牟尋曰：「中國有禮義，少求責，非若吐蕃，慄刻無極也。」今棄之復歸唐，無遠戍勞利，莫大此。異牟尋善之，稍謀內附，然未敢發。亦會節度使韋臯撫諸蠻，有威惠，諸蠻頗得異牟尋語，白于臯。時貞元四年也。臯乃遣諜者遺書，吐蕃疑之，因責大臣子為質。異牟尋愈怨，後五年乃決策遣使者三人，異道同趨成都，遺臯帛書，願竭誠自新，歸款天子。臯護送使者至京師，德宗嘉之，賜以詔書，命臯遣諜往覘。臯令其屬崔佐時至苴咩城，時吐蕃使者多在陰，戒佐時衣牂牁使者服以入。佐時曰：「我乃唐使者，安得從小夷服？」異牟尋夜迎之，設位陳燎，佐時即宣天子意，異牟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流涕，再拜受命使。



光明

其子閻勸及清平官與佐時盟點蒼山載書四一藏神祠石室一沈西洱水一置祖廟一以進天子乃發兵攻吐蕃使者殺之刻金帛以獻遣曹長隨佐時入朝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册異牟尋為南詔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節領使崔佐時為判官賜黃金印文曰貞元册南詔印滋至大和城異牟尋遣兄以良馬六千迎之金鑲玉珂兵振鐸夾路陳異牟尋金甲蒙虎皮執雙鐸鞘執矛千人衛大象十二引于前騎軍徒軍以次立詰旦授册異牟尋率官屬北面立乃讀詔册相者引異牟尋去位跪授册印稽首拜又授

賜服備物退曰開元天寶中其曾祖及祖皆蒙册襲王自此五十年貞元皇帝洗痕錄功復賜爵命子子孫孫永為唐臣因大會其下享使者出銀平脫馬頭盤二謂滋曰此天寶時先君以鴻臚少卿宿衛皇帝所賜也有笛工歌女皆垂白示滋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賜胡部龜茲音聲二列今喪亾略盡惟二人故在酒行異牟尋坐奉觴滋前滋受觴曰南詔當深思祖考成業抱忠竭誠永為西南藩輔使後嗣有以不絕也異牟尋拜曰敢不承使者所命異牟尋攻吐蕃復取昆明城以食鹽池又破施蠻順蠻並虜其王置



白崖城因定磨些蠻隸昆山西爨故地破茫掠弄棟蠻漢裳以實雲南東北十五年異牟尋謀擊吐蕃以遼川寧北等城當寇路及峭山深塹修戰備帝許出兵助力又請以大臣子弟質於臯臯辭固請乃盡舍城都咸遣就學且言昆明雋州與吐蕃接不先加兵爲虜所脇反爲我患請臯圖之時唐兵比歲屯京西朔方太峙糧欲南北並攻取故地然南方轉饟稽期兵不悉集是夏虜麥不熟疫癘仍興贊普歿新君立臯揣虜未敢動乃勸異牟尋緩舉萬全愈於速而無功今境上兵十倍往歲且行營皆在雋州扼西瀘吐蕃路昆明弄棟可以無虞異牟尋請期他年吐蕃大臣以歲在辰兵宜出謀襲南詔閱衆治道將以十月圍雋州軍屯昆明凡八萬皆命一歲糧贊普以舅都羅爲都統遺濫鑠屯西貢川異牟尋與臯相聞臯命部將率弩士三千赴之以萬人屯黎州以二萬五千人屯雋州約南詔有急皆進軍吐蕃引衆五萬自曩貢川分二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雋州異牟尋畏東蠻磨些難測懼爲吐蕃鄉導欲先擊之臯報雋州實往來道扞蔽數州虜百計窺之故嚴兵以守屯壁相望糧械處處有之東蠻庸敢懷貳乎異牟尋乃



檄東磨些諸蠻內糧城中不者悉燒之吐蕃顯城將  
楊萬波約降事洩吐蕃以兵五千守臯將擊破之是  
年虜霜雪早兵無功還期以明年吐蕃苦唐詔犄角  
亦不敢圖南詔臯令遣將按兵雋州節級鎮守雖南  
詔境亦所在屯戍吐蕃懲野戰數北乃屯三瀘水遣  
論誤熟誘頰瀘諸蠻復城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蠻  
酋潛導南詔與臯部將徂擊夜絕瀘破虜屯斬五百  
級虜保鹿危山又戰虜大奔於時黑衣大食等兵及  
吐蕃大酋皆降獲甲二萬首又合鬼主破虜于瀘西  
吐蕃共計不得雋州患未艾嘗謂兩頭蠻挾唐爲輕  
重謂南詔也臯遣將以兵萬人屯南北路萬人戍黎  
雅州異牟尋謂臯曰虜聲取雋州實窺雲南請督軍  
進羊苴咩若虜不出者請以來年二月深入時虜兵  
二萬攻鹽州帝以虜多詐疑繼以大軍詔臯深鈔賊  
鄙分其勢臯表賊精鎧多置南屯今向鹽夏非全軍  
欲掠河曲党項畜產耳俄聞虜破麟州臯督諸將分  
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隴陀和石門或徑神  
川納川與南詔會是時回鶻太原邠寧涇原軍獵其  
北劔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翔軍當其西獨南詔  
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斬首萬級獲鎧械十五



萬圍昆明維州不能克乃班師振武靈武兵破虜二萬涇原鳳翔軍敗虜原州維南詔攻其腹心俘獲最多而吐蕃盛屯昆明納川自守異牟尋比年獻方物天子禮之元和二年異牟尋死子勸閣勸立明年死子勸龍晟立淫肆不道爲弄棟節度王嵯巔所殺立其弟勸利長慶三年始賜印是歲弟豐祐立豐祐趨敢善用其下會宣宗崩使者告哀是時豐祐亦死清平官酋龍立憲朝廷不弔卹又詔書乃賜故王以草苴進使者而遣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國乃陷播州南詔攻交州進略安南襲請救發湖荆桂兵五千屯邕州嶺南韋宙奏南詔必襲邕管不先防近而圖遠恐竭虛絕糧道且深入乃詔襲按軍海門詔廣西節度使分兵禦之襲請濟師以山南東道兵千人赴之南詔酋將楊思僭以兵二千薄城而屯四年正月攻益急襲錄異牟尋盟言繫矢上射入其營不答俄而城陷襲闔宗死者七十人荆南兵入東鄂苦戰斬南詔二千級是夜蠻遂屠城有詔諸軍保嶺南更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爲安南都護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總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析邛蜀嘉眉黎雅篤七州爲定邊軍節度使制機事近且速天子謂



然卽詔師望爲節度使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雋  
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  
制諱不言哀積無厭私賄以百萬計旣而戍士怒將  
醢師望以還會詔還以竇滂代之滂脊骨尤不法誅  
責苛纖甚師望時蠻亦未興而定邊已困十年酋龍  
入寇以軍綴清溪關密引衆伐木開道徑雪岐盛夏  
卒凍死者二千出沐源窺嘉州破屬蠻遂次沐源滂  
遣兗海兵五百往戰一軍覆酋龍乃身自將督衆五  
萬侵雋州攻清溪關屯將絕大渡河走諸屯皆退保  
北涯蠻攻黎州詭服漢衣濟江襲犍爲破之薄嘉州  
刺史楊恣與南詔夾江而軍士攢射蠻不得進陰自  
上游濟背擊王師恣走嘉州陷明年正月滂自勒兵  
戰酋龍遣使者十輩請和滂信之語未半蠻將爭岸  
譟而進滂遂遁黎州陷人走匿山谷蠻掠金帛不勝  
負入自邛關圍雅州遂擊邛州是冬滂棄州壁導江  
儲貲峙械皆亾矣酋龍進攻成都次眉州清平官杜  
元忠日夜教酋龍取全蜀於是西川節度使盧耽遣  
其副約和蠻彊之使南面拜然卒不見酋龍而還蠻  
次新津耽畏援軍未集卽飛請天子降大使通好以  
紓其深入懿宗馳遣太僕卿支詳爲和蠻使蠻本無



謀不能乘機會，披行亟驅，但此結蠅營，忸鹵剽小利，處處留屯，故蜀孺老得扶攜，悉入成都，閣里皆滿，戶所占地不得過一牀，雨則冒箕，盜自庇城中，井爲竭，則共飲摩訶池，至爭捽溺，死者或筮沙取滴飲之。耽治攻具，蘭石置牢城，兵八將主之，樹篋格，夜列炬照城，守貝雄新，又選悍士三千號突將爲長刀巨搃，祭公左右番休，日隸于軍士，心侈欲鬪，而酋龍自雙流徐行，蠻以三百騎負幄幕來，大言曰：「供帳隋蜀王聽事，爲驃信行在。」耽不許，乃馳去。蠻稍前傳外郭，於是游奕使王晝督援兵三千屯毗橋，竇滂亦以其軍自導江來，將與大將犄角，然戰不甚力，小不勝，卽保廣漢，自以失定邊，覬成都陷，得薄其罪，會有詔斥徙軍，遂無功。耽部將李自孝者，與刺史喻士珍善，士珍臣蠻，自孝陰與賊通，乃說耽城下蒔葦稻，潄水頽城，舉府不之覺。蠻攻城，自孝守陴，樹麾以自表，麾所指蠻輒攻之，爲下所覺，耽殺自孝，以狗城左有民樓，肆蠻俯射城中，耽募勇士燒之，器械俱盡。二月，蠻以雲梁鵝車四面攻，士叫譁，鵝車未至，陴者以臣索鉤繫投膏炬車，焚稍間，蠻卒盡歿。耽遣突將戰城下，俘斬二千級，蠻徹民郭，落爲蓬籠，如軍輦，下設枕木，推而用。



不及城丈，匿蠻其內，以穴墉楊恣，以毘貯糞，瀋沃蠻。蠻不能處，注以鐵液，蓬籠皆火。然南詔負眾，益治器械，斧斤晝夜有聲。耽遣將三面苦戰，蠻引却。蠻利夜晦，輒薄城，聞呼嘯，眾齊奮，城上施鐵籠，手炬賊來，不得隱屯。夫終夜哄，蠻不能侵。支詳遣諜與約，好且謂耽毋多殺，以速蠻和。是時傳言救師至，城中合譟，開門，士爭出迎門。南詔搏戰不解，日入北門，兵二千乘之。蠻乃走，耽猶遺之書，謝不得已，交兵，且請和。士脫鎧迎支詳，詳陳所資，植二旗，署曰：賜雲南幣物。謂蠻使者曰：天子詔雲南和解，而兵薄成都，柰何？請退舍。

撤警以修好，或勸詳蠻多詐，毋入死地。詳不行，蠻復圍成都，夜穿西北隅，黎旦乃覺，卽頽交火于墉。蠻皆死穴中，以鐵絙曳雲，鞠什之，燎作少選，盡益固守。酋龍遣使至支詳，所請和。詳曰：今列城固守，北軍望功歸語，而主審自度，耽遣銳將趣蠻壁，燒攻具，殺二千。人為南詔所躡，却而潰。蠻聞鳳翔山南軍且來，乃迎戰毗橋，不勝，趣沱江，為銳士所擊，又敗。城中出突將，夜火蠻營，酋龍身督戰，後三日，王師奪昇，僊梁蠻大敗，夜燒亭，傳乘火所向，雨矢射王師，威疏軍，行嚮矢所發，叢射之，兩軍不能決，各解去。酋龍知不敵，夜徹



營南奔至雙流江無梁計窮將赴水或止之曰今  
北軍與成都兵合若來追我無類矣不如僞和以紓  
急不然死未晚乃來請三日梁成而濟斷梁按隊緩  
驅黎州刺史收散卒保卬州酋龍懼圍二日去蠻俘  
華民必劓耳鼻已縱之既而居人刻木爲耳鼻者什  
八酋龍年少嗜殺戮親戚異已者皆斬兵出無寧歲  
諸國更讐忿屢覆衆國耗虛蜀之役男子十五以下  
悉發婦耕以餉軍蠻踵來還攻大度河什旗息鼓請  
曰清平官欲上書天子白冤事戍兵信之不戰橋成  
而濟黎州陷遂攻雅州擊定邊軍卒潰入邛成都大

震人入王壘關士乘滅清平官遣使者賁驃信書  
遺節度使牛叢欲假道入朝請憇蜀王故殿叢欲許  
之楊慶諫曰蠻無信彼禮屈辭其詐我也乃斬其使  
留二人還乾符元年勢略雋雅間破黎州入邛崃關  
掠成都成都閉三日蠻乃去詔徙天平軍高駢領西  
川節度使乃奏蠻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館饑窮乏  
今左神策所發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繁廣且彼皆扼  
制羗戎不可以弛備詔乃罷長武等兵駢至不淹月  
閱精騎五千逐蠻至大度河奪鎧馬執酋長五十斬  
之收卬崃關復取黎州南詔遁還駢召景復責大度

得人



河之敗斬以徇戍望星清溪等關南詔懼遣使者詣  
駢結好而踵出兵寇邊駢斬其使初安南經略判官  
杜驤為蠻所俘其妻宗室女也故酋龍使奉書丐和  
駢答曰我且將百萬衆至龍尾城問爾罪酋龍大震  
自南詔叛天子數遣使至其境酋龍不肯拜使者遂  
絕駢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攝使往酋龍  
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官趙宗政質  
子三十八朝乞盟請為兄弟若舅甥詔拜景仙鴻臚  
卿駢結吐蕃尚延心嘔末等為間築戎州馬河沐源  
川大度河三城列屯拒險壯卒為平夷軍南詔氣

奪酋龍志發疽歿于法嗣西川節度使駢奏請與和  
親時盧攜復輔政厚駢乃譎說帝盧耽召兵東方戍  
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肉涼師者過半中  
藏空虛士卒瘴痢燎骨傳灰人不念家亡命為盜可  
為痛心蒙法立三年北兵不出要防其蓄力以間我  
虞今朝廷府庫匱甲兵少牛糞有北兵七萬首尾奔  
衝不能救况安南客戍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命使  
者臨報縱未稱臣且伐其謀外以縻服蠻夷內得蜀  
休息也帝謂然乃以宗室女為安化長公主許婚拜  
嗣曹王龜年宗正少卿為南使及還具言驃信誠款



以爲敬瑄功故進檢校司空賜一子官法遣宰相趙隆眉等三人朝行在迎公主高駢自揚州上言三人者南詔腹心也宜止而鴆之蠻可圖也帝從之隆眉等皆歿自是謀臣盡矣蠻益衰于舜化立至宋改國爲大理其王段氏終宋世未嘗有疆場之爭間以馬至廣西黎州互市至元時雲南始立爲郡縣而段氏尚據大理云

建元四年佗卒佗孫胡爲南越王此時閩越王郢與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不可以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後十餘歲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爲文王嬰齊代立卽藏其先武帝壘嬰齊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穆氏女生子興及卽位上書請立穆氏女爲后興爲嗣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



懼人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  
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爲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  
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  
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太  
后以入朝比內諸侯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  
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  
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卽因  
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  
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  
內諸侯使者皆留鎮撫之王與太后飭治行裝重祿  
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  
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族  
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  
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  
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  
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  
嘉等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  
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  
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卽起而出  
太后怒欲縱嘉以弔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



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  
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  
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太后  
勃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太后已附漢獨  
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  
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  
不可天子罷參行郊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  
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  
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  
膠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

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  
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  
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乃與  
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  
及其諸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  
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  
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  
者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  
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  
成安侯膠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



爲龍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春秋譏臣不  
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命罪人及江淮以  
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  
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  
軍出豫章下橫浦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  
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  
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  
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  
德嘉皆城守樓船因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南  
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

南安

幕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  
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反驅而入伏波營中黎且  
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  
海以船西去伏波遣人追得之南越已平遂爲九郡  
元世祖中統元年以孟甲爲禮部郎中克南諭使持  
詔往二年孟甲等還光昺遣其族人詣闕獻書乞三  
年一貢帝從其請遂封光昺爲安南國王四年十一  
月訥刺丁還光昺遣使奉表入謝上表三通其一進  
獻方物其二免所索秀才工匠人其三願請納刺丁  
長爲本國達魯花赤使還答詔許之復下詔諭以六



事一君長親朝二子弟人質三編民數四出軍役五  
輸納稅賦六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又詔諭光昺以  
其國有回鶻商賈欲訪以西域事令發遣六年光昺  
上書陳情言商旅回鶻一名伊溫一名婆婆俱病歿  
中書省移牒光昺言其受詔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  
之禮遂引春秋之義以責之所徵回鶻輩託辭欺誑  
自今已往其審察之八年光昺復書言本國欽奉天  
朝已封王爵豈非王人乎天朝奉使復稱王人與之  
均禮恐辱朝廷况本國前奉詔旨令依舊俗凡受詔  
令奉安于正殿而退避別室此本國舊典禮也中書  
省復牒光昺言北歲奉使還者言王每受天子詔令  
但拱立不拜與使者相見或燕席位加於使者之上  
今覽來書自謂既受王爵豈非王人乎考之春秋叙  
王人於諸侯之上釋例云王人蓋下士也夫五等邦  
君外臣之貴者也下士內臣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  
貴者之上蓋以王命爲重也後世立王爲爵諸侯之  
尤貴者顧豈有以王爵爲人者乎王寧不知而爲是  
言耶抑辭令之臣誤爲此言耶至於天子之詔人臣  
當拜受此古今之通義不容異者也乃云前奉詔旨  
並依舊俗本國遵奉而行凡受詔令奉安於正殿而



退避別室。此舊典禮也。讀之至此實頓驚訝王之爲此言。其能自安於心乎。前詔旨所言。蓋謂天壤之間。不啻萬國。國各有俗。驟使變革。有所不便。故聽用本俗。豈以不拜天子之詔而爲禮俗也哉。且王之教令行於國中。臣子有受而不拜者。則王以爲何如。君子貴於改過。緬想高明。其亮察之。十二年光弼上表請罷本國達魯花赤。其文曰。微臣僻在海隅。得霑聖化。乞念臣自降附上國十有餘年。雖奉三年一貢。然迭遣使臣。疲於往來。未嘗一日休息。至天朝所遣達魯花赤辱臨臣境。安能空回。况其行人動有所恃。凌轢小國。雖天子與日月並明。安能照及。覆盆且達魯花赤。可施於邊蠻。小醜豈有臣旣席王封爲一方藩屏。而反立達魯花赤以監臨之。寧不見笑於諸侯之國乎。與其畏監臨而修貢。孰若中心悅服而修貢哉。十四年光弼卒。國人立其世子日烜。十五年八月遣禮部尚書柴椿等持詔往諭。日烜入朝受命。初使傳之通也。止由鄯闡黎化往來。帝命柴椿自江陵直抵邕州以達交。日烜就館見使者。日烜拜讀詔書。椿等傳旨曰。汝國內附二十餘年。汝若弗朝。則修爾城。整爾車以待我師。又云。汝父受命爲王。汝不請命而自立。



今復不朝異日朝廷加罪將何以逃其責請熟慮之  
十六年三月椿等先達京師留鄭國瓚待於邕樞密  
院奏日烜不朝但遣使臣報命飾辭托故延引歲時  
巧佞雖多終違詔旨可進兵境上遣官問罪帝不從  
命來使入覲十一月留其使鄭國瓚于會同館復遣  
柴椿等四人與杜國計持詔再諭日烜來朝若果不  
能自覲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  
何者之甚方技子大工匠各二以代其上民不然修爾城池以  
待審處二十年七月日烜致書于平章阿里海牙請  
還所留來使帝即遣還國是時阿里海牙為荆湖占

以金身代  
一助此

城行省平章政事帝欲交趾助兵糧以討占城令以  
已意諭之行省遣鄂州達魯花赤趙翥以書諭日烜  
翥抵安南日烜尋遣范至清等赴省計事且致書于  
平章言添軍一件占城服事小國日久老父惟務以  
德懷之迨于孤子之身亦繼承父志自老父歸順天  
朝三十年于茲干戈示不復用軍卒毀為民丁一資  
天朝貢獻一示心無二圖幸閣下矜察助糧一件小  
國地勢瀕海五穀所產不多一自大軍去後百姓流  
亾加以水旱朝飽暮饑食不暇給然閣下之命所不  
敢違擬於欽州界上永安州地所俟候輸納續諭孤



子親身赴闕面奉聖訓老父存時天朝矜憫置之度外今老父亾沒孤子居憂感病至今尚未復常况孤子長生遐陬不耐寒暑不習水土艱難道塗徒暴白骨惟望曲爲愛護敷奏天朝度知孤子宗族官吏一畏死貪生之意共祀閣下享此長久自天之大福也二十二年三月荆湖占城行省言鎮南王昨奉旨統軍征占城遣左丞唐兀斛馳駟赴占城約右丞唆都將兵會合又遣理問官曲烈宣使塔海撒里同安南國使阮道學等持行省公文責日烜運糧送至占城助軍鎮南王路經近境令其就見比官軍至衡山縣聞日烜從兄興道王陳峻提兵界上旣而曲烈及塔海撒里引安南日烜書至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願隨方奉獻軍糧日烜復遺書與鎮南王言不能親見末光然中心欣幸以往者欽蒙聖詔云別勅我軍不入爾境今見邕州營站橋梁徃徃相接實深驚懼幸昭仍忠誠少加矜恤又以書抵平章政事乞保護本國生靈庶免逃竄之患鎮南王命行省遣總把阿里持書徃諭日烜以興兵之故實爲占城非爲安南也至急保縣地安南管軍官阮盞屯兵七源州又村李縣短萬劫等處俱有興道王兵阿里不能進行

如何求其  
兵糧



省再命倪閏往覘虛實斟酌調軍然不得殺掠其民未幾撒答兒斛李邦憲孫祐等言至可離隘遇交兵拒敵祐與之戰擒其管軍奉御杜祐始知興道王果領兵迎敵官軍官軍遂分六道進攻興道王逃去追至萬劫攻諸隘皆破之官軍獲生口乃稱日烜調其聖翊等軍船千餘艘助興道王拒戰鎮南王遂與行省官親臨東岸遣兵攻之殺傷甚衆奪船二十餘艘興道王敗走官軍縛棧爲橋渡富良江北岸日烜松江布兵船立木柵見官軍至岸卽發砲大呼求戰至晚又遣其阮奉御奉鎮南王及行省官書請小邦大軍行省復移文責之遂復進兵日烜乃棄城遁去日烜引宗族官吏於天長長安屯聚唐兀斛與唆都等兵至自占城與大軍會合自入其境大小七戰取地二千餘里王宮四所初敗其昭明王兵繫其昭孝王大僚獲皆歿昭明王遠遁不敢復出萬戶李邦憲劉世英領軍開道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屯軍三百鎮守巡邏復令世英立堡專提督寨驛公事右丞寬徹由李左丞由水路敗日烜兵船日烜逃去追至膠海口不知所往官軍聚諸將議交人拒敵官軍雖數敗散然增兵轉



多官軍困乏，死傷亦衆。蒙古軍馬亦不能施其技，遂棄其京城，渡江北岸，決議退兵。屯思明州，鎮南王然之，乃領軍還。帝即日下詔，止軍，縱士卒還，各營二十五年三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鋒，奪關繫橋，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斬數萬餘級，得船二百艘，米二十一萬三千餘石，烏馬兒由大滂口趨塔山，遇賊船千餘，擊破之。至安邦口，不見張文虎，船復還萬劫，得米四萬餘石。普賴至靈山，木柵成，命諸軍居之。諸將因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張文虎等糧船不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爲

廷羞，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之。鎮南王次內傍關，賊兵大集，王擊破之。力戰出關，謀知日烜及世子興道王等分兵三十萬餘守女兒關及丘急嶺，連亘百餘里，以遏歸師。鎮南王遂出單巴縣趨益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命受魯引兵還雲南，與魯赤以諸軍北還。日烜尋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已罪。二十七年，日烜卒。子日燂遣使來貢。二十九年九月，遣吏部尚書梁曾持詔再諭日燂來朝。三十年，梁曾等使還，日燂遣倍臣來貢。廷臣以日燂終不入朝，又議征之。命劉國傑與諸侯王亦里吉解等同征安南。大德五年二月



太傅完澤等奏安南來使鄧汝霖竊畫宮苑圖本私  
買輿地圖及禁書等物又抄寫陳言征收交趾文書  
及私記北邊軍情及山陵等事宜遣使持詔責以大  
義三月遣禮部尚書馬合馬持詔諭日燻大意以霖  
等所爲不法所宜窮治朕以天下爲度敕有司放還  
自今使价必須選擇有所陳請必盡情悃向以虛文  
見給曾何益於事哉勿憚改圖以貽後悔武宗卽位  
下詔諭之屢遣使來貢

本

本日

宋雍熙元年日本僧齋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  
奉職貢并獻銅器十餘事齋然善隸書不通華言問

其風上但書以對齋然還後以國人來者曰滕木吉  
以僧來者曰寂照寂照識文字繕寫甚妙至熙寧以  
後連貢方物其來者皆僧也元世祖至元二年以高  
麗人趙葵等言日本國可通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  
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植導  
詔使黑的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復遣黑的  
等至高麗諭植委以日本事植以爲海道險阻不可  
辱天使九月遣其起居舍人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  
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持  
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



新編纂 卷之四  
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俾  
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有成留其太宰府守護所者  
久之十二月又命秘盡監趙良弼往使詔諭高麗八  
年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良弼使  
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二月  
良弼乃遣人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  
國主使之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霍  
孫以問姚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策彼懼我加兵  
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  
心從之是月高麗王植致書日本五月又以書往令

必通好天朝皆不報十年六月趙良弼遣使日本至  
大宰府而還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  
軍民總管洪茶丘以十料舟共九百艘載士卒萬五  
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  
整又矢盡虜掠四境而歸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  
杜世忠復往致書亦不報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  
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  
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陛辭帝敕曰始因彼國使來  
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爲此  
行朕聞漢人言取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



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私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六月，阿刺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海代總軍事。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閩脫歸。言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為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

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歿餘二萬。三萬爲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閩輩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與吳萬五者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至二十三年，帝曰：日本未嘗來侵，今交趾犯邊，宜以日本專事交趾。成宗大德二年，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荅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三年，遣僧寧一山者加妙慈引濟大師附商舶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日本傳

編類

卷一百一十四

三



新編... 卷之四

終

<p>凡不 也</p>	<p>...</p>	<p>...</p>	<p>...</p>	<p>...</p>
-----------------	------------	------------	------------	------------

數。十。萬。之。眾。野。野。皆。三。人。耳。至。二。十。三。年。帝。曰。日。  
 難。事。不。卧。不。效。昔。棄。軍。龍。久。之。莫。青。與。吳。萬。五。春。亦。  
 雷。濠。州。軍。為。吾。人。不。難。而。效。之。開。章。吳。也。蓋。亦。官。  
 三。萬。為。其。數。去。六。日。至。人。肉。島。盡。絲。蒙。古。高。皇。吳。人。  
 隊。束。式。外。木。卦。世。裕。吳。子。日。日。本。人。來。輝。盡。吳。翁。二。



